

焦氏筆乘正續

一







乘 筆 氏 焦

續 正

(一)

輯 竝 焦

# 焦氏筆乘卷一

秣陵焦竑弱侯輯

## 仲脩勸讀論語

李彥平曰。宣和庚子。某入辟雍。同舍趙孝孫。仲脩。伊川先生高弟。趙顏子之子也。於某有十年之長。辛丑春。同試南宮。仲脩中選。而某被黜。仲脩勉之曰。公盛年。一跌何傷。姑歸讀書可也。某意不懌。趙曰。公頗讀論語否。卽應之曰。三尺之童皆讀此。何必某。仲脩笑曰。公旣知讀此。且道學而時習之。以何者爲學。某茫然不知所對。仲脩徐曰。所謂學者。非記問誦說之謂。非絺章繪句之謂。所以學聖人也。旣欲學聖人。自無作輟。出入起居之時學也。飲食游觀之時學也。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。人須是識得造次必於是。顛沛必於是。立則見其參於前。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。方可以學聖人。某聞其言。頓若有悟。請益曰。爲學之道。敬聞命矣。敢問事業何如。仲脩曰。事業正自爲學中來。只如作一郡。行得論語中三句。便用之不盡。彥平曰。願聞之。仲脩曰。敬事而信。節用而愛人。使民以時是也。彥平佩服其言。每曰。吾平生操心行己。立朝事君。皆趙君之言。有以發之。

## 屢空

學至聖人。則一物不留。胸次常虛。故夫子曰。空空如也。此天命之本體也。回未至此。亦庶幾乎屢空矣。賜也於天命之本然。不順受之。而以多聞多見爲學。非貨殖而何。然意料所及。於此道時有中焉。但終非真



悟耳。此夫子稱回以勵賜也。

不改其樂

談苑醍醐云。有問子顏子不改其樂。所樂者何事。予曰。且問子。人不堪其憂。所憂者何事。知世人之所憂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。傳云。古有居巖穴而神不遺。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。此我輩文字禪。不須更下一轉語也。

聞一知十

顏子之學。求之屢空。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。夫子曰。女與回也孰愈。欲其自反也。乃曰。回也聞一以知十。賜也聞一以知二。猶然憤憤耳。故夫子曰。弗如也。言其真不如顏子。非許之也。象山先生曾論此。有吳君曰。爲是尙嫌少在。先生甚喜之。今味其言。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。

有若無

薛子緒言云。萬物皆自無而有。無其根也。能無者謂之歸根。無聲無臭。歸根之學也。論語曰。有若無。若之一言。猶隔影響。顏子所以未至於聖人。

申根

論語。申根。鄭元云。卽申續。史記。申棠。字周。家語。申續。字周。史記以棠爲黨。家語以續爲績。傳寫之譌也。後漢王政碑。有羔羊之潔。無申棠之欲。亦以根爲棠。則申根申棠一人爾。開元封申黨召陵伯。又封申根魯。

伯宋祥符封棖文登侯。又封黨淄川侯。並列從祀。失於詳攷。論語釋文也。

李士龍曰。棠字。非音棠。棖之棠。蓋與棖。卽一字而兩書耳。觀古字。瞠亦作矇。櫟亦作櫟。鎗亦作鎗。六字並音鎗。皆諧聲字也。振亦音棖。本作穀。亦諧聲字。可見棠亦音棖。史記有申黨。無申棠。信譌也。

### 騶虞

詩。吁嗟乎騶虞。說者因前篇麟趾爲闕。雖之應。故誤以騶虞爲獸。因擬之爲鵲巢之應。或以爲不殺。或以爲義獸。白虎黑文。不食生物。今攷周禮。射人以射法治射儀。王以六耦射三侯。三獲三容。樂以騶虞九節。五正。禮記射義亦云。天子以騶虞爲節樂。備官也。則騶虞蓋指此詩。而謂之備官。則非獸明矣。說文。騶。廐也。月令。天子教於田獵。以習五戎。班馬政。命僕及七騶。咸駕。註謂僕。戎僕也。此卽周禮掌佐車之政。設驅逆之車。令獲者植旌。乃獻比禽者是也。又云。天子馬有六種。各一騶主之。并總主六騶者爲七騶也。卽周禮辨六馬之屬。六繫爲廐。廐一僕夫。六廐成校。校有左右者是也。左傳。晉悼公初立。使程鄭爲乘馬御。六騶屬焉。使訓羣騶知禮。則騶爲掌廐之官無疑矣。舜典。咨汝益。作朕虞。周禮。山虞掌山林之政。若大田獵。則萊山田之野。及弊田。植虞旗于中。致禽而珥焉。澤虞掌國澤之政。若大田獵。則萊澤野及弊田。植虞旗以屬禽者是也。則虞爲掌山澤之官無疑矣。此詩蓋南國遵文王之化。而德及庶類。故其諸侯當春田之際。見葭蓬之盛。則知草木裕。見麋獾之多。則知禽獸若。以爲非虞人能厲山澤之禁。則物性何以能遂。非騶人不失馳驅之法。則物類必至過傷。因歎美而歸功於二官焉。夫二官脩職。而能獲斯效。謂非由於文

王之化行乎。此所以爲鵠巢之應也。賈誼曰。騶者。天子之囿也。虞者。囿之司獸者也。知虞爲司獸之官。而不知騶爲司車之官。亦可謂明於此而暗於彼矣。

尙書古文

國子學正梅鷟曰。尙書惟今文四十二篇。傳自伏生口誦者。爲真古文。十六篇出孔壁中者。盡漢儒僞作。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。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。其補舜典二十八字。則竊易中文明。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。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。臣克艱厥臣等句。則竊論語爲君艱。爲臣不易成文。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等句。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。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。原無此事。舜分北三苗。與竄三苗于三危。已無煩師旅。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。遂模倣爲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。益稷賡歌。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。其外五子之歌。竊孟子忸怩之語。泰誓三篇。取語孟百姓有過。在予一人。若崩厥角稽首之文。其外允征。仲虺之誥。湯誥。伊訓。太甲。咸有一德。說命。武成諸篇。文多淺陋。必非商周之作。相傳共王壞孔子宅。欲以爲宮而得之。不知竹簡漆書。豈能支數百年之久。壁間絲竹八音。是何人作。乃獻書者之飾辭也。梅作有成書。今藏余家。異日當板行之。

納言

舜命龍曰。朕暨讒說殄行。震驚朕師。命汝作納言。夙夜出納朕命。命禹曰。予欲出納五言。汝聽。易大傳曰。理財正辭。正辭亦納言之謂。此治教之急務。蓋五方之民。風俗議論。容有不同。如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。

閔子馬曰。周其亂乎。夫必多有是說。而後及其大人。此等議論。豈可不納之於上。而出命以正之也。周衰。異端並作。魯少正卯。行僻而堅。言僞而辯。孔子誅之。以邪說之足以亂人心也。古者一道德以同俗。執左道者有誅。周官糾萬民之德。正其行。巡問而觀察之。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。布而訓之。以觀新物。古帝王設官分職。奉天命。子兆民。其詳如此。叔世官廢而不脩。故異說興而莫之止。孔子條爲政之急務。曰脩廢官。此其一乎。

### 周易舉正

唐司戶參軍郭京作周易舉正三卷。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真本。比較今世流行本。或將經作注。用注作經。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。爻詞注內。移後義卻處於前。兼有脫遺謬誤者。並依定本。舉正其訛。凡一百三節。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。坤初六。履霜。堅冰。至。象曰。履霜。陰始凝也。馴致其道。至堅冰也。今本於象文霜字下。誤增堅冰二字。屯六三。象曰。卽鹿無虞。何以從禽也。今本脫何字。師六五。田有禽。利執之無咎。之字誤作言。比九五。象曰。失前禽。舍逆取順也。今誤倒其句。賁亨。不利有攸往。今不字誤作小字。剛柔交錯。天文也。文明以止。人文也。注云。剛柔交錯。而文成焉。天之文也。今脫剛柔交錯四字。坎卦。習坎。上脫坎字。姤九四。包失漁。注云。有其漁。故失之也。今誤作無魚。蹇九三。往蹇來正。今作來反。困初六。象曰。入於幽谷。不明也。今谷字下多幽字。鼎彖。聖人亨以饗上帝。以養聖賢。今多而大亨三字。震彖曰。不喪七鬯。可以守宗廟社稷。以爲祭主也。今脫不喪七鬯一句。漸象曰。君子以居賢德。善風俗。今本脫風

字豐九四象。遇其夷主。吉志行也。今脫志字。中孚象。豚魚吉。信及也。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。小過象。柔得中。是以可小事也。今脫可字。而事字下誤增吉字。六五象曰。密雲不雨。已止也。今作已上。既濟象曰。既濟享。小小者亨也。今脫一小字。繫詞二多譽。四多懼。注云。懼近也。今誤以近也。字爲正文。雜卦。蒙稚而著。今稚誤作雜字。此書世罕見。晁公武所進易解。多引用之。

開塞書

商君傳。讀鞅開塞書。謂與其行事相類。卒受惡名。有以也。索隱曰。開。謂刑嚴峻。則政化開。塞。謂布恩惠。則政化塞。司馬貞蓋未見鞅書。臆爲之說耳。開塞乃其第七篇。謂道塞久矣。今欲開之。必刑九而賞一。刑用於將過。則大邪不生。賞施於告姦。則細過不失。大邪不生。細過不失。則國治矣。由此觀之。鞅之術無他。恃告訐而已。故其治不告姦者。與降敵同罰。告姦者。與殺敵同賞。此秦俗所以日壞。至於父子相夷。而鞅亦不能自脫也。又云。使商無得糴。農無得糴。農無糴。則窳惰之農勉。商無糴。則多歲不與樂。夫積而不糴。不耕者誠困矣。力田者亦何利哉。鞅大都以誘耕督戰爲本。不自知其敝耳。

子夏易說

易。鳴鶴在陰。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。吾與爾靡之。相觀而善之謂靡。鳴鶴以相和成聲。好爵以相靡成德。子夏易說如此。今本作糜。糜。牛纏也。取繫戀之義。然不如靡厲之說爲長。以韻讀之又叶也。或作靡。靡。劇。與摩通。漢賈山傳。自下劇上。注音靡。厲也。剗切之也。與易爻摩義合。



飛遯

遯卦肥遯無不利。肥字古作巷。與古蜚字相似。後世因譌爲肥字。九師道訓云。遁而能飛。吉孰大焉。張平子思元賦云。欲飛遁以保名。曹子建七啓云。飛遁離俗。金陵攝山碑。緬懷飛遁。皆可證。

家食

不家食吉。養賢也。非使賢者盡祿於公室。而不食於其家也。人君能養一賢。則天下之民。皆得以耕食而鑿飲。仰事而俯育。不必家至而食之也。若欲家至而食之。殆齊威公遺老人食之類矣。

不事王侯

蠱之五爻。皆言幹父之蠱。至上九。則曰不事王侯。高尚其事。象曰。不事王侯。志可則也。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。解此一爻。誤矣。出則事公卿。入則事父兄。不事王侯。此索隱行怪之所爲。聖人不取也。禮曰。八十者一子不從政。九十者其家不從政。上九處卦之終。當父母耄期之日。不出從政。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。非惡干祿而然。蓋知尊尚孝德者也。曾子居魯。齊欲聘以爲卿。曾子曰。居。父母老。不忍遠親以爲人役。斯人也。其百世之師歟。故曰。志可則也。

希夷易說

象卦示人。本無文字。使人消息吉凶。嘿會。希夷先生曰。羲皇始畫八卦。重爲六十四。不立文字。使天下之人。嘿觀其象而已。如其象則吉凶應。違其象則吉凶反。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。易道不行。乃有周孔。周孔

孤行易道復晦。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。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。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。學者一著其辭。便謂易止於是。而周孔遂自孤行。更不知有卦畫微旨。此之謂買櫝還珠。由漢以來皆然。易道胡爲而不晦也。

佛典解易

嘗觀佛典中亦有解易語。曰西南得朋。乃與類行。東北喪朋。乃終有慶。故使臣從君。女歸男也。乾始於子。左行而終於戌。坤始於未。右行而終於酉。故男貴左。女貴右也。又曰鼓之以雷霆。陽動也。潤之以風雨。陰隨也。又曰殊途而同歸。若千逕九達。王城不二。九流百世。聖道寧差。又論洛書。戴九履一。左三右七。二四爲肩。六八爲膝。縱橫皆十五。而五居其室。今所傳膝。誤作足。亦無五居其室一句。獨見於佛書耳。

禽獸可互名

益稷百獸率舞。非專以走獸爲言。考工記曰。天下大獸五。脂者。膏者。羸者。羽者。鱗者。是禽亦可以名獸。後漢書華佗語吳瞽曰。吾有一術。名五禽之戲。一曰虎。二曰鹿。三曰熊。四曰猿。五曰鳥。是獸亦可以名禽。

朋當在東押

詩。每有良朋。烝也無戎。左傳引逸詩。翹翹車乘。招我以弓。豈不欲往。畏我友朋。劉楨魯都賦。時謝節移。和族綏宗。招歡合好。肅戒友朋。則古韻朋與戎。宗。弓。相叶無疑。沈約韻。朋在烝韻。而肱。鞞。堯。宏。皆從之。疑編次之誤。考約以前。無如此叶者。且毛詩詩詞之祖。則其韻亦韻之祖也。舍聖經不宗。而泥沈約偏方之

音其固甚矣。此所當首辨也。

### 士衡詩誤

詩焉得諼草。言樹之背。嵇康養生論。合歡蠲忿。諼草忘憂。以其忘故名爲諼。諼忘也。背堂北也。陸士衡詩。焉得忘歸草。言樹背與襟。忘歸誤。認背字。又誤。

### 咎繇鍾繇二繇同音

古尙書。皋陶作咎繇。周禮追師注。步搖作步繇。魏鍾繇。字元常。取咎繇陳謨。彰厥有常之義。世說。庾翼謂鍾會曰。何以望君遙遙不至。正舉其父諱戲之也。今多讀爲由誤。

### 敖誤爲教

漢王嘉奏對曰。臣聞咎繇戒帝舜曰。無敖佚欲。有國兢兢業業。一日二日萬機。師古曰。虞書。咎繇謨之辭也。言有國之人。不可敖慢逸欲。但當戒慎危懼。以理萬事之機也。敖音傲。今尙書乃作無教。逸欲有邦。恐教字誤作教耳。若謂天子無教。諸侯佚欲。於理難叶。

### 觚

語云。觚不觚。觚哉。觚哉。太平御覽引此。注云。孔子日削觚而志有所念。觚不時成。或曰。觚哉。觚哉。觚。小器耳。心不專一。尙不時成。況於大事乎。史游急就章云。急就奇觚與衆異。注云。觚者。學書之牘。或以記事。削木爲之。或六面。或八面。面皆可書。觚者。稜也。有稜角也。

五行傳

劉向五行傳。後世以爲牽合。天固不以屑屑爲事。而殃咎類至。理不可誣。若遽以牽合少之。則箕子之五事。庶徵相爲影響者。非歟。試以一身言之。五行者。人身之五官也。氣應五臟。五氣調順。則百骸俱理。一氣不應。一病生焉。然人之受病。必有所屬。太陽爲水。厥陰爲木是也。而太陽之證。爲強項。爲腰疼。爲發熱。爲惡寒。其患雜然並出。要其指歸。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。猶貌不恭而爲恆雨。爲狂。爲惡也。況五官之間。兩失其正。卽素問所謂陽明厥陰之合病也。其爲患豈一端所能盡哉。劉向直指某事爲某之應。局於一端。猶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。後之人主。五事多失其正。受病不止一證。宜乎災異之迭見互出耳。

二疏贊誤

東坡二疏贊云。孝宣中興。以法馭人。殺蓋、韓、楊。蓋三良臣。先生憐之。振袂脫屣。使知區區不足驕士。其立意亦超卓矣。然考之二疏去位。在元康三年。後二年。蓋寬饒誅。又三年。韓延壽誅。又二年。楊惲誅。方二疏去時。三人尙無恙也。凡作議論文字。須令覈實無差忒乃可。

印文之誤

馬援拜伏波將軍。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。伏字大。外嚮。又成梟令印。梟字從白下羊。丞印四下羊。尉印白下入。入下羊。卽一縣長吏。印文不同。非所以爲信。事下大司空。正郡國印章。今按伏旁從犬。能無外嚮之筆。梟非從羊。乃是諧聲之字。記東觀者。未有一言以辨之。印文職在司空。掌以少府。猶或譌異。況

於香奩家記。銅龜私印。高平刻鵲瑞之章。元暉奉虎兒之字。私志姓字者。不可勝紀。其來久矣。

### 太誓總德

墨子引太誓之言曰。小人見姦巧乃聞。不言也。發罪鈞。此言見淫僻不以告者。其罪猶淫僻者也。又引禹之總德有之曰。允不著。惟天民不而葆。既防凶心。天加之咎。不慎厥德。天命焉葆。此語書皆無之。書序中亦無總德篇名。

### 漢官名

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。而因事乃見者。如行冤獄使者。因張敞殺絮舜而見。美俗使者。因何並代嚴詡而見。河隄使者。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。直指使者。因暴勝之而見。豈因事置官。事已卽罷者邪。

### 人參贊

高麗人作人參贊曰。三極五葉。皆陽向陰。故韓翃詩云。應是人參五葉齊。典術曰。堯時天降精於庭爲韭。感百陰爲菖蒲。呂氏春秋。菖蒲亦名堯韭。唐詩。澗有堯時韭。山餘禹日糧。用此事。

### 鶴頭書

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。鶴頭書。與偃波書。俱詔板所用。漢謂之尺一簡。唐詩。鶴書猶未至。那出白雲來。

### 太白詩誤

太白詩。我來圮橋上。懷古欽英風。披史記。子房授書圮上。注圮音怡。楚人謂橋爲圮。二字不應複用。



韋莊詩

韋莊詩。西園公子名無忌。南國佳人字莫愁。莫愁爲南國佳人。此實語也。選詩。公子敬愛客。終宴不知疲。清夜遊西園。飛蓋相追隨。則西園公子。乃子建事。謂名無忌可乎。此詩流利可喜。獨以一語之疵。終損連城之價。

一線

子美刺繡五紋添弱線。又愁日愁隨一線長。魯直詩。宮線添尺餘。皆指女紅以驗日也。荆楚歲時記云。晉魏間。宮中以紅線量日影。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。其說又與此異。未知孰是。

赤族

赤族。言盡殺無遺類也。漢書注。以爲流血丹其族者。大謬。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。如赤地千里。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。

禿節

杜。禿節漢臣歸。今本作握節。右丞節。施禿盡海西頭。今本作空盡。俗士無知。妄肆改竄。每如此。

公冶長

楊用脩云。世傳公冶長通鳥語。未見所出。然宋之問詩。不如黃雀語。能免冶長災。樂天禽蟲詩序。予非冶長。不能通其意。則似實有之矣。按冶長辨鳥雀語云。啾啾噴噴。白蓮水邊。有車覆粟。車腳淪泥。犢牛折角。

收之不盡。相呼共啄。人驗之果然。此具論語疏。豈用脩未之見耶。左傳介葛盧辨牛鳴。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。與之語皆應。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。世間自有此等奇。未可臆斷其無也。

### 左擔

杜。左擔犬戎屯。解者多不知左擔之說。按華陽國志。自棘道至朱提。有水步道。水道有黑水及陽官水。至險難行。步道度三津。亦艱阻。行人爲語曰。猶溪赤木。盤蛇七曲。盤羊烏櫛。氣與天通。庾降賈子。左擔七里。左擔纔見此耳。

### 盜竽

老子。服文采。帶利劍。厭餘食。而資貨有餘。此之謂盜竽。韓非解云。竽也者。五聲之長也。竽唱則衆樂皆和。大盜唱則小盜和。故曰盜竽。今本誤作盜夸。字相近而誤也。

### 食貨志引孟子

班固食貨志。引狗彘食人食。而不知斂。野有餓莩。而弗知發。蓋以豐年不斂。凶年不發爲訓也。如李悝平糶。壽昌常平。悉本於此。此於時說爲長。

### 惠淨衍莊子

釋惠淨。衍莊子語曰。無常者。故吾去也。緣起者。新吾來也。故吾去矣。吾豈常乎。新吾來矣。吾豈斷乎。

### 消搖

莊子逍遙古作消搖字。黃幾復解云。消者如陽動而冰消。雖耗也不竭。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。雖動也不傷。其內遊於世。若是惟體道者能之。

堯夫詩似莊子

且也相與吾之耳矣。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。言今之吾相與從而吾之矣。又安知吾之果爲吾乎。邵堯夫詩。昔日所謂我而今卻是伊。不知今日我。又是後來誰。正此意。

綠竹

詩瞻彼淇澳。綠竹猗猗。毛注云。澳隈也。藁王芻也。竹蕭竹也。又陸璣云。淇澳二水名。藁竹一草名。其莖葉似竹。青綠色。高數尺。詞賦皆引猗猗入竹事。誤也。按傳曰。淇衛箇籥。又曰。淇衛之箭。又下淇園之竹以爲楫。又伐淇園之竹以爲矢。是淇之產竹自古而然。詩曰。綠竹猗猗。言竹之初生。其色綠也。長則綠轉而青矣。故曰綠竹青青。卒章又曰如箎。如箎言其盛也。故謝莊竹贊亦曰。瞻彼中堂。綠竹猗猗。毛陸之說未可從。

日食

日食一定之數也。秦漢以前皆莫能先知。禮曾子問孔子曰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。廢者幾。孔子曰。四。請問之曰。太廟火。日食。后之喪。雨霑服。失容則廢。夫火也。喪也。雨也。皆不可先定也。當時視日食亦猶此耳。使先知之。則當預有戒令。朝不必入矣。春秋書日食三十有六。不徒曰日食。而曰日有食之。則若

眞有物食之者。君象而日有食之。記異也。警人君也。後世陰陽家。推測殆盡。上下千百年。皆可坐致。於是人君視爲常數。而莫之畏矣。

### 黃牛峽

古歌。朝見黃牛。暮見黃牛。三朝三暮。黃牛如故。言上峽舟行之難也。太白衍爲五言。三朝上黃牛。三暮行太遲。三朝又三暮。不覺鬢成絲。然觀太白詩。益見古語之妙。

### 煮白石

韋蘇州。潤底束荆薪。歸來煮白石。讀者謂其寓言耳。按晉書。鮑靚爲南陽太守。嘗行部入海。遇風饑甚。取白石煮之以自濟。則實有其事矣。

### 論性

孟子。性無善無不善。性相近也。性可以爲善。可以爲不善。習相遠也。有性善。有性不善。上智下愚不移也。要之皆出於孔子之言。蓋性無不入。此性之所以爲妙。知性之無不入。此聖言之所以爲全。

乃若其情。則可以爲善矣。孟子卽情以論性也。賀瑒云。性之與情。猶波之與水。靜時是水。動則是波。靜時是性。動則是情。蓋卽此意。李習之乃欲滅情以復性。亦異乎孟氏之旨矣。

魏志。鍾會撰四本論。言才性同。才性異。才性合。才性離。由孟子之言觀之。才性本一。何得有同異離合邪。然則四本者。又三說之支裔也。

深衣

深衣方領。正經曰：曲袷如矩。後世不識矩，乃匠氏取方曲尺，強以斜領爲方，而疑其多添襟。制度遂失。若裁作方盤領，卽應如矩之義。續衽，所添兩襟也。更加鉤，起於肩上，卽是鉤邊。若以斜爲方，豈聖人正心之意。朱子只作直領而下裳，背後六幅，正面六幅，分兩旁。若交其領，無乃背闊而後狹。又肋下兩縫向前，或翦圓裳，旁曰鉤邊，尤可笑。只按深衣玉藻二篇，正經制度自見。世儒自不考耳。出元吾子行閒居錄。

一錢

阮孚日持一皂囊遊會稽，客問囊中何物，但一錢看囊，庶免羞澁。子美囊空恐羞澁，留得一錢看。用此然語意渾成，不覺其用事也。

柏舟

詩：汎彼柏舟。古注謂汎汎然流水中，蓋言寡婦無夫可依，故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，無所倚恃，誠罄居之善自況者也。而列女傳云：以柏舟之堅自此，則非矣。孔子讀柏舟，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，此詩之妙旨也。

采葛

采葛，舊說賢者被讒見黜，閔之而作。蓋葛可禦暑，本支聯屬，比君臣之情義相維也。今君弃子，則其節誕矣。故興以采葛而賦焉。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。言思之如三月之久也。蕭可薦祭，香氣上達，比君臣之誠悃。



相通也。今君弃予，則蕭條甚矣。故興以采蕭賦焉。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。言憂思如秋之蕭索也。艾可療疾，畜久益善。比君臣之休戚相關也。今君弃予，則病益深矣。故興以采艾而賦焉。一日不見，如三歲兮。言過強仕而至艾，終無見君之時矣。故思之更極其切也。故曰：于采葛見慕君之至，而行道之極也。見田子藝說。但蕭索與年及艾，與采蕭采艾，又爲一意矣。豈興而比。詩意亦不嫌其複邪。以勝朱傳。聊備載之。

### 八蜡

禮八蜡。先嗇一。司嗇二。百種三。農四。郵表畷五。貓虎六。坊七。水庸八。此經之明文也。鄭氏去百種而增昆蟲。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虎爲二。張子雖用百種而序之於末，皆非也。昆蟲無作，乃祝詞。祀神正祈昆蟲之無作，乃謂之祀昆蟲可乎。草木歸其澤，音達各反。與整作相叶。蔡邕獨斷載祝詞，土反其宅，水歸其壑。昆蟲無作，豐年若土。歲取千百，與禮文少異。

### 不識一丁

苻堅宴羣臣賦詩。姜平子詩內有丁字，直而不屈。堅怪問之。平子對曰：屈下者，不正之物。未足以獻也。堅悅，擢上第。夫莊子云：丁子有尾，若直下不屈，乃古下字也。下作丁，上作上。若堅與平子，正不識一丁者。

### 賣文爲活

子美本賣文爲活。翻令室倒懸。言其無假借也。而語意不露。味之愈佳。子雲家無擔石之儲。其作法言蜀人齋錢十萬。願載其名。子雲卻之。張知白守毫。毫富人脩佛廟成。知白召穆修爲記。富人遺五百金。求脩

附名脩投金庭下曰。吾不忍以匪人污吾文也。二子之自負何如哉。彼售金求米者。非惟人品徑庭。卽其書可知矣。賣文爲活。段洪事。

隕穫

儒行。不隕穫於貧賤。晏氏曰。隕。如籜之隔而飄零。穫。如禾之穫而枯槁。穫之從禾。是矣。而隕之爲籜。則何取乎。隕。從阜員聲。從高而下也。易曰。有隕自天。公羊。星竇如雨。此隕字之義也。若曰。如阜之隕而頽落。斯得其義矣。

師古注誤

司馬相如傳。邪與肅慎爲鄰。邪。當如字讀。師古讀爲左者。非是。蓋肅慎在東北隅。故曰邪以爲鄰。若欲言左。則下文自有左蒼梧右西極矣。韻會曰。邪。外國名。亦引此傳爲據。又非也。蓋邪本徐嗟切。若國名。則如琅邪。渾邪。乃余遮切。與此不同。

束脩

自行束脩以上。未嘗無誨焉。束脩。非謂脯贄也。蓋言自行束帶脩飾之禮以上。漢延篤曰。吾自束脩以來。爲人臣。不陷於不忠。梁商曰。王公束脩厲節。賈堅曰。吾束脩自立。君何忽忽相謂降邪。此可證。然古自有指脯贄爲束脩者。檀弓。束脩之間。不出境。穀梁。束脩之肉。不行境中。是也。

詩用坐字

北齊劉逖詩無由似元豹縱意坐山中。坐字甚奇。張說樹坐參猿笑。杜甫楓樹坐猿猱。黃鶯並坐交愁溼。又巫山秋夜螢火飛。簾疎巧入坐人衣。薛能花欄鳥坐低。蓋皆出逖。然黃鶯螢火二語。風致校逖遠勝。可謂青出於藍矣。

### 月出

毛詩。月出皎兮。佼人僚兮。見月懷人。能道意中事。太白送祝八。若見天涯思故人。浣溪石上窺明月。子美夢太白。落月滿屋梁。猶疑見顏色。常建宿王昌齡隱處。松際露微月。清光猶爲君。王昌齡贈馮六元二。山月出華陰。開此河渚霧。清光比故人。豁然展心悟。此類甚多。大抵出自陳風也。

### 夷門歌

右丞夷門歌。向風剝頸送公子。七十老翁何所求。出晉段灼傳。灼上書追理鄧艾有曰。七十老公。復何所求哉。然語意渾成。如自己出。所以爲妙。

### 纏讀如戰

淮南子。纏以朱絲。纏讀如戰。古樂府有雙行纏。謂行滕。卽足衣也。宋人詩。青羅包髻白行纏。不是凡人不是仙。以平聲讀之矣。

### 岳武穆詩

鄱陽巍石山。有龍居寺。岳武穆嘗過之。留題云。巍石山前寺。林泉勝境幽。紫金諸佛相。白雪老僧頭。潭水

寒生月。松風夜帶秋。我來屬龍語。爲雨濟民憂。近有集武穆詩文者。不載此。因筆記之。

杜詩重用字

杜送田四弟將軍。離筵罷多酒。空醉山翁酒。一詩用兩酒字。右丞暮雲空磧時驅馬。玉靶角弓珠勒馬。用兩馬字。豈一時趁筆之過邪。

就用薛璩語入詩

後山云。子美懷薛璩。獨當省署開文苑。兼泛滄浪學釣翁。蓋省署開文苑。滄浪學釣翁。璩之詩也。予謂。卽今耆舊無新句。共釣查頭縮項鱸。亦用浩然語。試垂竹竿釣。果得查頭鱸。

七始詠

漢書律歷志。引尙書。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。以出納五言。言以律呂和五聲。施之八音。合之成樂。七者。天地四時人之始也。順以歌詠五常之言。今文七始詠。作在治忽。史繩祖據漢房中歌。七始華始。肅倡和聲。而以今文在治忽爲傳會。是矣。用脩乃謂今之切韻。宮商角徵羽之外。又有半商半徵。蓋牙齒唇喉之外。有深喉淺喉二音。此謂七始詠。卽韻也。此說甚非。七始。本志自有定說。乃云漢書注不著七始之義。而別自爲解。豈未見漢書邪。且切韻起於近世。而謂舜時有之。尤舛。

召康公

皇甫士安曰。召康公。文王之少子。是於周公爲兄弟。何君奭中無一言及之。史篇。召公名奭。奭豈其字邪。

抑爽醜字相混邪

老安少懷

子路車裘共敝。顏子無伐無施。其志美矣。然非得車馬負善勞。其志不行。夫子老者安之。朋友信之。少者懷之。只眼前信手拈出。無非妙理。蓋二子爲其難。夫子爲其易。二子有所待。夫子無所假。至遠之所順者。更近。至高之所會者。反下也。曾點異乎。三子亦以此。

匏瓜

臨川人應柳之天文圖。有匏瓜星。其下注云。論語。吾豈匏瓜也哉。焉能繫而不食。正指星而言。蓋星有匏瓜之名。徒繫於天而不可食。正與維南有箕。不可以簸揚。維北有斗。不可以挹酒漿。同義。

子桑伯子

劉向曰。可也簡。簡者。易野也。無禮文也。孔子見子桑伯子。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。弟子曰。夫子何爲見此人乎。曰。其實美而無文。吾欲說而文之。孔子去。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。何爲見孔子乎。曰。其實美而文繁。吾欲說而去其文。故曰文質脩者。謂之君子。有質而無文。謂之易野。子桑伯子欲同人道於牛馬。故仲尼曰太簡。

子庸說孟子

耿子庸說孟子云。見先王之禮。卽知其政。聞先王之樂。卽知其德。差等百王。無少違忒。非其虛靈洞徹之

極。何以有此。此孔子所以擅生民未有之盛也。此說遠勝傳注。

桑穀

史記桑穀共生。穀音搆。樹名。皮可爲紙。故王羲之傳云。禿千兔之翰。聚無一毫之觔。窮萬穀之皮。斂無半分之骨。穀搆穀。谷穀。叩今多混。

誠明

誠而明天命之謂性也。明而誠。脩道之謂教也。楞嚴經。性覺妙明。本覺明妙。孤山注曰。卽寂而照曰妙明。卽照而寂曰明妙。與此意合。

宗廟廡庫

禮。君子將營宮室。宗廟爲先。廡庫爲次。居室爲後。注謂廡。養馬庫。藏物。欲其不乏用也。審爾。則何以先於宮室。子意廡馬以備命車。重君賜也。庫藏以貯祭器及遺物。重先世也。故次宗廟先居室以此。

服制考詳序

吳幼清服制考詳序云。爲母齊衰三年。而父在。爲母杖期。豈薄於其母哉。蓋以夫爲妻之服。旣除。則子爲母之服亦除。家無二尊也。子服雖除。而不飲酒。不食肉。不處內。居喪之實如故。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。實固未嘗殺也。女子在室。爲父斬。旣嫁。則爲夫斬。而爲父母期。蓋曰。子之所天者父。妻之所天者夫。嫁而移所天於夫。則降其父。婦人不二斬者。不二天也。降己之父母而期。爲夫之父母亦期。期之後。夫未除服。

婦已除服。而居喪之實如其夫。是舅姑之服期。而實三年也。喪服有以恩服者。有以義服者。有以名服者。恩者。子爲父母之類是也。義者。婦爲舅姑是也。名者。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。從父之妻。名以母之黨。而服從子之妻。名以婦之黨。而服兄弟之妻。不可名以妻之黨。其無服者。推而遠之也。然兄弟之妻之喪。己之妻有娣姒婦之服。一家老幼。俱已有服。己雖無服。必不華美于其躬。宴樂于其室。如無服人也。同爨且服。總朋友尙加麻。鄰喪里殯。猶無相杵巷歌。豈獨於兄嫂弟婦。忽然如行路乎。古人制禮之意。有在也。實之無所不隆者。仁之至。文之有所或殺者。義之精。後世父在爲母亦三年。婦爲舅姑。從夫斬齊並三年。兄弟之妻亦有服。意欲加厚於古。不知古者。子婦叔於母姑嫂。未嘗薄也。後世有所增改者。皆溺其文昧其實。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。古人所勉者。喪之實。自居於己者也。後世所加者。喪之文。可號於人者也。誠僞之相去何如哉。

### 孔氏不喪出母

子思不令其子喪出母。曰爲伋也妻。則爲白也母。不爲伋也妻。則不爲白也母。其於義辨之審矣。世俗不知恩義輕重之分。往往於出母嫁母。猶欲持喪。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。禽獸是也。不知父在母死。猶不得終喪三年。蓋尊祖敬宗。家無二主之意。故儀禮於出母爲父後者。則無服。豈聖人制禮。顧教人以薄哉。匡章猶知此義。不欲以改葬欺死父。此孟子所以與之遊。又從而禮貌之也。宋郭稹幼孤。母邊更嫁王氏。旣而母亡。稹解官服喪。知禮院宋祁言。稹服喪爲過禮。詔下有司博議。馮元等奏聽解官。申心喪。又張永德。

作二堂。左繼母劉氏居之。右馬氏居之。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。夫積與元與永德。皆不知大義。故溺於流俗私情如此。然猶止於心喪。猶不敢加於繼母。是其良心不可磨滅也。近世於出妻者。但讓出之者爲非。而不論見出者之罪。爲子者知奉出母爲厚道。而忘視死父爲路人。薦紳士大夫。於義絕之母。率解官持喪。而經傳法律。悉爲空文矣。此陰所以勝陽。小人所以勝君子。夷狄所以勝中國。三綱所以不振。世道所以日衰也。

戰國策。章子母得罪其父。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。齊威王令更葬之。章子曰。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。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。臣之父未教而死。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。是欺死父也。故不敢。噫。章子之爲言。亦可哀矣。而孟子謂之子。父責善而不遇也者。豈嘗傷其父母之反目。而號泣以諫之歟。抑欲其母之不終弃也。而以禮葬。斬之父歟。夫以章子念母之心。威王之命。而竟不敢起之馬棧之下。彼誠知父之重也。世俗不察。乃被之不孝之名。學者當從俗論耶。抑從孟子耶。

汝南記。應順。字華仲。華仲妻。本汝南鄧元義前妻也。元義父伯考。爲尙書僕射。元義還鄉里。妻留事姑甚謹。姑憎之。閉之空室。羸困無怨言。伯考問之子朗。年數歲。言母不病。但苦饑耳。伯考流涕曰。何意親姑。反爲此禍。固遣歸更嫁。爲華仲妻。仲爲將作大匠。妻乘朝車出。元義路旁觀之。語人曰。此我故婦。非有他過。家夫人遇之實酷耳。子朗時爲郎。母與書皆不答。與衣輒燒之。母不以介意。意欲見之。乃至親家李氏堂上。令人以他詞請朗。朗至。見母再拜泣涕。因起出。母追謂之曰。我幾死。自爲汝家所弃。我何罪過。乃如此。



邪。遂絕。噫。朗非不知母之無罪。其泣涕亦非無人心也。而終不敢以恩害義。如此若朗者。真能自裁者也。  
事見後漢書注。

### 師不制服

程子曰。師不立服。不可立也。當以情之厚薄。事之大小處之。如顏閔於孔子。雖斬衰三年可也。以成己之恩。與君父並。其次各有淺深。稱其情而已。下至曲藝。莫不有師。豈可一槩制服。按儀禮。爲朋友服。齊衰三月。漢范巨卿聞張元伯之喪。制朋友之服。往哭之。況於師乎。宋儒黃幹於朱子之喪。服加麻。制如深衣。用冠經。王柏喪其師何基。服深衣加帶。經冠加絲。武柏卒。其弟子金履祥喪之。則加經於白巾。經如緦麻。而小帶用細苧。此皆行於近世而可法者。

### 五百弓

王半山詩。臥占寬間五百弓。出佛典。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。分一弓爲四肘。一拘盧舍。四里也。又紫磨月輪升靄靄。帝青雲幙捲寥寥。帝青。是帝釋寶青色也。

### 濁古音獨

孟子。滄浪之水濁兮。濁音獨。與足叶。史律書。濁者。觸也。白虎通。瀆者。濁也。漢書。潁水濁。灌氏族。古樂府。獨漉獨漉。水深泥濁。張君祖詩。風來詠愈清。鱗萃淵不濁。斯乃元中子。所以矯逸足。又俗謂不明曰醬濁。以酒爲喻。或作骹突。或作糊塗。並非。

鳥工衣

沈約竹書紀年注。舜父母憎舜。使其塗廩。自下焚之。舜服鳥工衣服飛去。又使浚井。自上填之以石。舜服龍工衣自旁而出。不知何據。豈因萬章語而影撰之乎。

盡心

或問李彥平。孟子盡心之說。先生曰。一念不動。便是盡心處。或人未悟。先生曰。人生而靜。天之性也。感於物而動。性之情也。人之真性。了無一物。或一翳之憎不之覺。若不爲物所動。則妄情欲念。廓然自除。非盡心而何。

文帝書

魏文帝與鍾繇書。歲往月來。忽復九月九日。九爲陽數。而日月並應。俗嘉其名。以爲宜於長久。故以享宴高會。陶詩云。日月依辰至。舉俗愛其名。正用其語。

摩詰逸詩

冷齋夜話載王摩詰詩。荆溪白石出。天寒紅葉稀。山路元無雨。空翠溼人衣。相看不忍發。慘淡暮潮平。語罷更攜手。月明洲渚生。二作集中俱不載。

隨誤改隋

天官書。廷藩西有隋星五。隋音妥。宋均曰。南北爲隋。隋謂垂下也。楊堅國號。改隨爲隋。意義既別。音呼亦

殊。王應麟曰。隨安步也。吉莫大焉。隋裂肉也。不祥莫大焉。而妄改之。不學之過也。

### 角里

漢角里先生。角一音錄。按毛詩麟之角。振振公族。又誰謂雀無角。何以穿我屋。蘇伯玉妻盤中詩。今時人知四足。與其書不能讀。當從中央周四角。是古有此音。非二字也。宋史崔偓佺對真宗云。刀下用音權。兩點下用音鹿。一點一撇不成字。按說文角象獸角形。無刀用兩點之說。偓佺以字學名於時。而不讀說文。作史者因此一事。爲之立傳。亦盲矣。

### 爾雅

爾雅詩訓詁也。子夏傳詩者也。子夏輩六十人。纂先師微言爲論語。論語中言詩者多矣。子夏獨能問逸詩。晦菴讀詩綱領。述論語十條。而終之子夏。得無意乎。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。今所存者詩大小序。又非盡出子夏。故曰爾雅。卽子夏之詩傳也。疏言釋詁周公所作。今其中一字二字者。姑弗論。謔浪笑傲。變風詩。焉得周公釋乎。支于九州。五方四極。佛佛徨徨之類。詩無其文者。或叔孫通所益。梁文所補。要之傳詩者十九。且爾雅有釋詁釋訓。毛公亦以其傳詩也。故其解詩。錯取爾雅之名。題曰詁訓傳。則爾雅之傳詩。毛公固謂其然矣。詩有風雅頌。而獨云爾雅者。雅有小雅兼乎風。大雅兼乎頌。何以故。詩之辭有體。比之樂有音。大雅之體。與音頌類也。小雅之體。與音風類也。故曰爾雅兼風頌矣。爾之言近也。易也。言其近且易。可以明雅也。古之解經者。訓其字不解其意。使人深思而自得之。漢儒尙然。至於後世。解者益明。讀者

益略。籠心浮氣。不務沈思。譬之遇人於塗。見其肥瘠短長。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。陸農師以說詩有名。多識鳥獸草木蟲魚。注爾雅。又著埤雅。

# 焦氏筆乘卷二

## 成心

莊子齊物論。未成乎心而有是非。是今日適越。而昔至也。成心有見而不虛之謂。未成心則真性虛圓。天地同量。成心是已。離於性。有善有惡矣。今處世應酬。有未免乎成心。卽當思而求之。未成之前。則善惡皆冥。是非無朕。何所不齊哉。

## 佛典解莊子

佛典解莊子曰。火之傳於薪。猶神之傳於形。火之傳異薪。猶神之傳異形。前薪非後薪。則知指窮之術妙。前形非後形。則悟情數之感深。惑者見形朽於一生。便謂神情共喪。猶睹火窮於一木。便謂終期都盡。可乎。

## 向秀莊義

竹林七賢論云。向秀爲莊義。讀之者無不超然。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。始了視聽之表。有神德元哲。能遺天下外萬物。雖復使動競之人。顧觀所徇。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。今觀其書。旨味淵元。華爛映發。自可與莊書並轡而馳。非獨注書之冠也。嗣後解者數十家。如林疑獨。陳祥道。黃幾復。呂惠卿。王元澤。林希逸。褚秀海。朱得之。諸本互有得失。然視子元奚啻霄壤。希逸乃曰。欲爲南華洗去向郭之陋。不知陋之一言。

竟誰任之。

向秀注多勝語

郭象注世說謂爲向秀本象竊之耳。其自注者獨秋水至樂兩篇。世說去晉未遠當得其實。其中頗多勝語。略拈一二。如曰天者萬物之總名也。曰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。苟有乎小大。雖大鵬之與斥鷃。宰官之與御風。同爲累物耳。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。苟有乎死生。雖大椿之與螻蛄。彭祖之與朝菌。均於短折耳。曰有情以爲離曠而弗能也。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。有情以爲賢聖而弗能也。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。故嬰兒之始生也。不以目求乳。不以耳向明。不以足操物。不以手求行。豈百骸無定司。形貌無素主。而專由情以制之哉。曰世不知知之自知。因欲爲知以知之。不見見之自見。因欲爲見以見之。不知生之自生。又將爲生以生之。故心神奔馳於內。耳目喪竭於外。曰生者方自謂生爲生。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。則無生矣。生者方自謂死爲死。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。則無死矣。曰夫安於所傷。則物不能傷。傷不能傷。而物亦不傷之也。曰凡非真性。皆塵垢也。曰哀樂生於失得。任其所受。則哀樂無所措於其間。曰知以亡涯。傷性。心以欲惡蕩真。曰聖人在天下。暖然若陽春之自和。故潤澤者不謝。淒乎若秋霜之自降。故凋落者不怨。曰當其時則無賤。非其時則無貴。曰生之所無。以爲身外物也。知之所無。奈何命表事也。生爲我時。死爲我順。時爲我聚。順爲我散。聚散雖異。而我皆我之。則生故我耳。未始有得。死亦我也。未始有喪。如此類。豈後世詞人所能辦哉。呂安嘆莊生爲不死。有以也。

外篇雜篇多假託

內篇斷非莊生不能作。外篇雜篇則後人竄入者多之。噲讓國在孟子時。而莊文曰。莊子身當其時。昔者陳恆弑其君。孔子請討。而肱篋曰。陳成子弑其君。子孫享國十二世。卽此推之。則秦末漢初之言也。豈其年踰四百歲乎。曾史盜跖與孔子同時。楊墨在孔後孟前。莊子內篇三卷。未嘗一及五人。則外篇雜篇多出後人可知。又封侯宰相等語。秦以前無之。且避漢文帝諱。改田恆爲田常。其爲假託尤明。

文中子

文中子動以孔子爲師。其見地甚高。志甚大。或以模擬太過病之。非也。此如世人有所慕悅。則其舉止言動。不覺盡似之。以其精神所注故也。不然。詩祖李杜。文祖遷固。未有非之者。獨訾文中子之法孔子乎。宋咸作駁中說。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。實無其人。則幾於瞽說矣。王績有負荅者傳。陳叔達有答王績書曰。賢兄文中子。恐後之筆削。陷於繁碎。宏綱正典。暗而不宣。乃興元經以定真統。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。昔文中子生於隋代。知聖人之道不行。歸河汾間。脩先君之業。後司空圖。皮日休。俱有文中子碑。五子皆唐人。言之鑿鑿如此。茲獨臆斷其無可乎。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。蓋中說之行久矣。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。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。篇各有序。惟阮逸本有之。又阮龔二本。時有異同。如阮本曰。嚴子陵釣於湍石爾。朱榮控勒天下。故君子不貴得位。龔本則曰。嚴子陵釣於湍石。民到於今稱之爾。朱榮控勒天下。民無得而稱焉。龔本曰。出而不聲。隱而不沒。用之則成。舍之則全。阮本則因董常而

言終之曰。吾與爾有矣。豈逸不無增損於其間。遂啓後世之疑邪。

黍離降爲國風

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。解者謂黍離降爲國風。而雅亡也。是不然。風之與雅。體製不同。若今詩所謂選也。律也。歌與曲也。試真黍離於二雅之中。聲果同乎。倘以平王政教不行。降雅而爲風。則正月之篇曰。赫赫宗周。褒姒滅之。固幽王以後詩也。而反列於雅何哉。故其聲風也。卽二南亦系之風。其聲雅也。卽正月亦系之雅。政不以此爲升降也。

紀傳自相矛盾

王應麟曰。秦本紀載穆公以五羖羊皮贖百里奚。商鞅傳又載穆公舉之牛口之下。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。按呂氏春秋云。百里奚未遇時。飯牛於秦。傳鬻以五羊之皮。公孫枝得之。獻諸繆公。請屬事焉。公曰。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。無乃爲天下笑乎。枝曰。信賢而任之。君之明也。讓賢而下之。臣之智也。境內將服。夫誰暇笑哉。遂用之。謀無不當。舉必有功。據此。則奚飯牛而秦以五羊皮贖之。正舉於牛口之下也。何矛盾哉。

徐廣注誤

史記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。日有食之。十二月望日。又食。下日當作月。刊本誤耳。徐廣以爲望日。又食。漢書及五行傳。皆無此文。一本作月食。然月食史所不紀。此不通天文故也。蓋日食必於朔。月食必於望。時



以晦既日食。望又月食。不半月而天變兩見。故於望日下詔書修省。而詔止云。乃十一月晦。日有食之。則因感月食之變。而益謹日食之戒。故也。景帝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。云十月而不繫以日。則此月朔望分食。非一日事也。是後十二月晦。雷。徐廣云。雷一作晝字。又作圖。實所未詳。不知卽雷字。此以發聲非時。故特紀異耳。雷集韻原作雷。通志云。回古雷字。後人加雨作雷。回象雷形。古尊疊多作云。回今人不通字學。而欲讀古書難矣哉。

### 周破胡

齊世家。卽墨大夫毀言日至。阿大夫譽言日聞。而不載毀譽者爲誰。按列女傳。威王卽位。諸侯竝侵之。其佞臣周破胡。專權擅勢。嫉賢妒能。卽墨大夫賢而毀之。阿大夫不肖。反日譽之。虞姬謂王曰。破胡諛讒之佞臣也。不可不退。乃破胡其人耳。

### 鄼侯

蕭何封鄼侯。今世家作鄼侯。字相似之誤也。鄼。七何切。班孟堅十八侯銘。文昌四友。漢有蕭何。序功第一。受封於鄼。唐詩。麒麟閣上識鄼侯。按鄼在沛。鄼在南陽。何起沛。封邑必近之。且孟堅去何未遠。所聞必真。師古云。何封南陽之鄼。疑未深考也。

### 孫叔敖

史記載孫叔敖。優孟事甚詳。按叔敖。浮光期思縣人也。期思今廢爲鎮。費補之云。予得漢延熹中碑。書是

事微有不同云。病甚臨卒。將無棺槨。令其子曰。優孟曾許千金貸吾。孟楚之樂長。與相君相善。雖言千金。實不負也。卒後數年。莊王置酒以爲樂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。卽慷慨高歌。涕泣數行。王心感動。覺悟。問孟。孟具列對。卽求其子而加封焉。子辭。父有命。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。而欲有賞。必於潘國下溼境。墮人所不貪。遂封潘鄉。潘卽固始也。而所載歌絕奇。曰。貪吏而可爲。而不可爲。廉吏而可爲。而不可爲。貪吏而不可爲者。當時有汙名。而可爲者。子孫以家成。廉吏而可爲者。當時有清名。而不可爲者。子孫困窮。披褐而賣薪。貪吏常苦富。廉吏常苦貧。獨不見楚相孫叔敖。廉潔不受錢。味其語。憤世嫉邪。含思哀怨。過於慟哭。比之史記所書遠勝。聽者安得不感動也。歐陽公集古錄。謂微斯碑。後世遂不復知。叔敖名饒。又謂碑亦罕傳。余以集錄。二十餘年間。求之博且勤。乃得之云。

陳仁子不知文章賓主

陳仁子曰。漢初不知尊孟子。遷也以孟荀同傳。已爲不倫。更以騶子、淳于髡等雜之。何卑孟邪。按史法。有牽連得書者。有借客形主者。太史公嘆孟子所如不合。而騶子、淳于髡之流。焚焚焉尊禮於世。正以見砒砒輕售。而璞玉不剖。汗血空良。而駑馬競逐。其寄慨深矣。仁子反見。謂爲卑孟。是不知文章之賓主故也。

年月抵牾

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。伯魚卒。時年五十。計其年當在顏子之後。論語顏路請車。時孔子已言鯉死。則家語誤矣。鯉死既在回之前。孔子亦當六十以降。子思之生。又不知前此幾年。則孔子卒時。子思應

不甚幼。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問答之語。其證也。史記年表。孔子卒。在周敬王四十一年。魯繆公立。在威烈王十九年。上下相去七十一年。而子思之壽。止六十有二。宜不及見繆公之立。然孔叢子載繆公薨時。子思居衛。孟子亦屢言繆公之於子思。此兩人同時。則年表亦誤矣。宋高似孫子略。國朝宋景濂。並云子思壽六十二。魯繆公同時人。繆公之立。距孔子之沒七十年。當是時。子思猶未生。問答之事。安得有之。予謂既信壽六十二之說。卽不當信相去七十年之說。以七十年之說爲可信。則子思之生。當在孔子夢奠之後矣。伯魚先孔子而卒。子思又安得後孔子而生哉。此理甚明。而不能察。何也。書傳年月。牴牾如此者。甚多。不可勝舉。

### 張祿

范雎傳。雎入秦。變姓名爲張祿。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。初孟嘗君柄齊。悅張祿先生之教。奉之黃金百斤。文織百純。祿辭而不受。他日謂孟嘗君曰。夫秦四塞國也。遊宦者不得入焉。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。寄我於秦王。我往而遇乎。固君之人也。往而不遇乎。雖人求間謀。固不遇矣。孟嘗君曰。敬聞命。因爲之書。寄之秦王。往而大遇。考之田文之卒。在范雎未入秦之先。則張祿之入秦。居范雎之前久矣。雎入秦而踵名張祿。豈祿嘗有聞於諸侯。秦特令雎冒其名。以誑鄰國邪。

### 史記多爲後人殺亂

太史公歿於武帝末年。而賈誼傳。言賈嘉最好學。至孝昭時。列爲九卿。相如傳。引揚雄以爲靡麗之賦。勸

百風一。猶馳騁鄭衛之聲。曲終而奏雅。則其文爲後人所殺亂者多矣。古書喪真。可爲嘆息。

史公權衡

刺客傳序聶政事。極其形容。殆自抒其憤激云耳。於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。蓋太史公之權衡審矣。又如列孔子於世家。老子於列傳。而且與申韓相埒。亦曷嘗先黃老而後六經哉。然則後人之譏遷者。悉臆語也。

史公疏漏

史公會粹衆說成書。時月先後不能盡合。如韓魏時處戰國。而滑稽傳云。其君陪楚莊王葬馬。扁鵲醫虢公。而傳云。與趙簡子同時。又遷序。漢初專據陸賈。如酈生之初謁沛公。高祖之長歌鴻鵠。文句旣殊。事理盡異。又韓王名信都。而去都留信。使其名姓全同。淮陰前輩譏其疏漏。蓋不盡無也。

漢書真本

劉之遴傳云。鄱陽嗣王範。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。謂今本諸王傳。雜在諸傳中。古本悉類項傳前。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。郎班固上。而今本無之。古本敘傳號中篇。今本稱爲敘傳。今本敘傳載班彪行事。而古本云。班生彪自有傳。今本紀及表志傳。不相合爲次。而古本相合爲次。總成三十八卷。今本外戚傳。在西域傳後。而古本外戚傳。在帝紀下。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。信惟餓隸。布實黥徒。越亦狗盜。芮尹江湖。雲起龍驤。化爲王侯。而古本述云。淮陰毅毅。伏劍周章。邦之傑兮。實惟彭英。化爲侯

王雲起龍騰。古本第三十七卷。解音釋義。以助雅談。而今本無此卷。其不同如此。所謂古本漢書。乃蕭琛在宣城。有北僧南渡。惟齋一葫蘆。中有漢書敍傳。僧曰。三輔耆老。相傳以爲班固真本。琛固求得之。其書多有異。今者紙墨亦古。文字多如龍舉之例。非隸非篆。琛甚祕之。乃以餉鄱陽王。見琛傳。

### 伊川評班馬

程伊川云。子長著作。微情妙旨。寄之文字。蹊徑之外。孟堅之文。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。讀子長文。必越浮言者。始得其意。超文字者。乃解其宗。班氏文章。亦稱博雅。但一覽之餘。情詞俱盡。此班馬之分也。評史漢者。獨此語爲覈。張輔以文字多寡爲優劣。此何足以論班馬哉。

### 匈奴傳贊

太史公匈奴傳贊曰。孔氏著春秋。隱桓之間則章。至定哀之際則微。爲其切當世之文。而罔寢忘諱之詞也。子長深不滿武帝。而難於顯言。故著此二語。可謂微而彰矣。班掾元帝贊。稱其鼓琴瑟。吹洞簫。自度曲。被歌聲。分判節度。窮極幼眇。成帝贊善。脩容儀。臨朝淵嘿。尊嚴若神。可謂穆穆天子之容。此皆稱其所長。則所短不言而自見。最得史臣之體。

### 漢職官與今制多同

漢之職官。以今制論之。太尉。卽今之本兵。左右前後將軍。卽今之五府。其各置長史。卽今之參軍大夫。大中大夫。中大夫。諫大夫。卽今之六科。期門。卽今之錦衣。廷尉。卽今之大理。治粟內史。卽今之戶部。少府。掌

山海地澤之稅。卽工部之都水虞衡。尙書符節。卽今之尙寶。太醫。卽今太醫院。導官。卽今儀仗司。樂府。卽今太常諸屬。考工室。卽今工部鐵作局。與內官監諸屬。大官。卽今之精膳司。與內之御膳監。東織。西織。卽今之織染局。而庖人以下。又與光祿寺大官諸司相參矣。典客。掌歸義蠻夷。一名大行令。今國家設行人。專以使四方。歸義蠻夷。則以屬禮部之主客司。郎中令。中書。謁者以下。今並爲內官諸屬。漢時以士人參之。猶不失周官遺意。而今不可復矣。

古今人表

楊用脩曰。固作漢書紀漢事也。洪荒以來。非漢家之字。上古羣佐。非劉氏之臣。乃總古今以著人表。旣已乖其名。復自亂其體。名義謬矣。按表名古今。而篇中所列。不及漢人。尤爲不愜。

夔。后夔也。居夔於上中。出后夔於下上。章。豕章也。眞章於下上。列。豕章於上下。范。武子。卽士會也。旣書士會。又書武子。計然。范蠡所著之書也。旣書范蠡。又書計然。至於品鶯無章。是非驚亂。則又不可殫論矣。

白馬盟

高帝定天下。剖符封功臣。刳白馬而盟曰。使黃河如帶。泰山若礪。國以永存。爰及苗裔。帶。衣帶也。礪。礪石也。言設使河微而如帶。石泐而如礪。盟不可改也。讀者多失其義。宋制羣臣佩金魚。其文曰忠。曰孝。曰清。曰慎。如黃河之深。若泰山之礪。咨爾無渝此盟。是直以礪爲堅固之義矣。

袁棗

樊噲傳。從攻項籍。屠煮棗。晉灼曰。地里志無。今清河有煮棗城。功臣表有煮棗侯。顏師古曰。旣云攻項籍。屠煮棗。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。非清河之城明矣。但未詳其處耳。考後漢地里志。濟陰郡冤句。有煮棗城。此正在大河之南。可以補漢注之闕。

### 薄昭書

漢書。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。齊桓殺其弟。以反國。程子因據此。以子糾爲桓公之弟。然荀子謂。桓公殺兄。越絕書謂。子糾。桓公兄也。皆與昭不合。蓋文帝爲厲王兄。昭特避就以爲之諱耳。自宋儒以來。率謂子糾非所當立。考之管子。載召忽之言曰。百歲之後。吾君下世。有犯吾君命。而廢吾所立。奪吾糾也。雖得天下。吾不生也。況與我齊國之政也。觀此。則糾之立。有先君之命矣。呂紀曰。初。鮑叔。管子。召忽。三人相善。欲相與定齊國。以公子糾爲必立。召忽曰。吾三人者。於齊國猶鼎之有足。去一則不成。且小白必不立矣。不若三人佐糾也。管子曰。不可。夫國人惡子糾之母。以及糾。小白無母。而國人憐之。事未可知。不若令一人事小白。夫有齊國。必此二公子也。於是鮑叔傅小白。尹文子曰。子糾宜立者也。小白先入。故齊人立之。黃楚望曰。考春秋立子以貴之義。子糾魯出也。魯女貴而班在衛上。則子糾當立。凡此又皆子糾爲兄。與當立之證。千古是非。未可臆決。

### 國吏二百石及比者

淮南安傳。安謀反。事覺。下諸侯王列侯議。衆謂事驗明白。當伏法。及請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。師古

注謂眞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者。按漢制凡吏初除皆曰試守。滿歲爲眞。始給全俸。今所謂比卽初試之吏。與爲眞之吏相等者也。顏注不得其詳。特具之。

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

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。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。京兆人也。生時厚自奉養。死則裸葬於終南山。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。上復蓋之以石。又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名黨字仲翁。景帝時爲蜀郡太守。史亦失其名。

六尙

漢有尙冠尙衣等六尙書。如淳謂掌天子之物曰尙。是尙卽掌字之義也。然尙字皆作上音。至六曹尙書尙字又作常音。按周官有司服中士掌王之服。辨其名物。卽尙衣也。周禮有掌舍。掌行所解止之處。帷幕幄帟之事。卽尙舍也。周官小司徒中大夫掌六畜車輦。又宗伯巾車下大夫掌王后之五輅。輦車組輓。有嬰羽。蓋卽尙輦也。秦置六尙。又有尙沐尙席。而尙書亦預焉。則尙書之名起於秦也。宋大明中改尙書曰左右尙方。則尙方之名又起於宋也。宋百官志秦世遺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。故謂之尙書。尙猶主也。夫秦漢魏宋以來皆有六局。而皆以尙爲名。卽今六曹之尙也。特所掌之事稍異。而皆主發書耳。古字少。故多省文。以轉注爲義。合周禮之言。則諸尙字皆古掌字省文無疑。今人或從去聲而讀爲上。或從平聲而讀爲常。如淳知解尙字之義。宋百官志知尙猶主也。然皆不知從省文而讀爲掌。是蓋承譌習舛而不悟。



也。

### 橐街

陳湯傳。斬郅支首。及名王以下。宜縣頭橐街。蠻夷邸間。以示萬里。明犯彊漢者。雖遠必誅。按三輔黃圖。橐街在長安城南門內。舊有蠻夷邸。故宋胡邦衡乞斬秦檜疏云。願斷三人頭。竿之橐街。正以虜使在彼。故欲斷檜首。懸之以伐其狡謀。而絕其和耳。程克勤平逆頌。吉祥就磔。欽首懸竿。橐街闐闐。鄙人快觀。又正德甲戌。江西擒獲劇盜王浩八等。法司論擬。宜懸首橐街。以正國法。此於蠻夷何所交涉。而引橐街之文乎。

### 兼稱代魏

元魏石刻。有大代脩華嶽廟碑。歐公集古錄跋云。魏自天興元年。議定國號。羣臣欲稱代。道武不許。乃仍稱魏。是後無改國稱代之事。今魏碑數數有之。碑石當時所刻。不應妄。但史失其事耳。由是言之。史家闕謬多矣。按崔浩曰。昔太祖應天受命。兼稱代魏。以法殷商。則當時二號固嘗並稱。歐公豈未之攷與。

### 崔浩受禍自有故

魏太武殺崔浩云。浩刊所撰國史於石。立於郊壇東方。所書魏先世事皆詳。實北人忿恚。相與譖浩。暴揚國惡。魏主大怒。遂族誅浩。夫浩脩國史。直筆乃其職耳。惟是刊石衢路。若爲可罪。然何至赤其族哉。及閱宋書柳元景傳云。柳光世爲索虜折衝將軍。河北太守。其姊夫僞司徒崔浩。虜之相也。虜主拓跋燾。南寇

汝穎浩密有異圖。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。浩謀泄被誅。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。然後知浩受禍之酷。自有其故。特因史事發耳。

鄂不

詩棠棣之華。鄂不韡韡。不風無切。本作榭。說文。鄂。足也。草木房爲榭。一曰花下萼。通作不。卽今言華蒂也。湖州有餘英溪。餘不溪。蓋此地有梅溪。苕溪。其流相通。故曰餘英。餘不。義可見矣。若作方鳩切。則本注說文不鳥飛上翔。不下來也。與溪水全不相涉。左傳。華不注山人皆讀入聲。誤也。古不字讀作缶音。或俯音。并無作通骨切者。今讀如下。乃俗音耳。惟伏琛齊記。引摯虞畿服經作榭。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於水。深得之矣。太白詩。昔我遊齊都。登華不注峯。茲山何峻秀。彩翠如芙蓉。亦可證也。

平仲君遷

吳都賦。平仲君遷。皆木名。平本作枰。上林賦。華楓平櫨。其木理平。可爲碁局。故碁局曰枰。唐詩。芳春平仲綠。清夜子規啼是也。君遷一作楛。榿出交趾。溫公云。如馬姝。俗名牛姝。栝。今本草有君遷。又言卽栝。漆非也。別有栝。栝。閒居賦。梁侯烏栝之栝是也。可補文選注。

神農黃帝皆作易

伏羲重卦六十四。卦之名已具。又命子襄爲飛龍氏。造爲六書。黃帝時。蒼頡第從而衍之耳。干寶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。注云。伏羲之易小成。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。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。爲後天。則神農黃帝。

皆作易矣。然未知何據。或曰：神農曰：連山氏。故連山爲炎帝之易。所謂中成也。黃帝曰：歸藏氏。故歸藏爲軒轅之易。所謂大成也。

### 太極

晉顧榮有云：太極者，混沌之時，朦昧未分。紀瞻云：其理極盡，無復外形，皆善言太極者也。近吾鄉張山人，好窮天地之說，謂余太極者，自無而有，不可以理言。孔子曰：易有太極。周子曰：無極而太極。易也，無極也。乃指理言。莊子曰：在太極之先而不爲老，此其證也。不然，太極爲理，則在太極之先者，復何物耶。余未有以難之。

### 酎金

漢諸侯王以酎金失侯者甚多。按漢儀：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。皇帝臨受獻金，金不如斤兩，色惡，王削縣，侯免國。注云：因八月嘗酎，會諸侯廟中，出金助祭，謂之酎金。酎，正月旦作酒，八月成，三重釀，醇酒也。味厚，故以薦宗廟。金，黃金也。不如法者奪爵。以史漢注皆未明，特詳疏之。

### 荔枝

世讀杜牧詩：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。謂以果實勞遞送，獨明皇耳。不知漢已有之。武帝元鼎六年，破南越，起扶荔宮，植所得奇草異木。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，無一生者。連年猶移植不息。後數歲，一株稍茂，終無華實。帝亦珍惜之。一日萎死，守吏坐誅者數人。因不復蒔。其實則歲貢焉。郵傳者疲斃於道。

極爲民患。至後漢安帝時。交趾郡守。極陳其弊。乃罷貢。

昆明池詩

子美昆明池詩。織女機絲虛夜月。石鯨鱗甲動秋風。注未詳明。按關輔古語曰。昆明池中有二石人。牽牛織女。立池東西。以象天河。張衡西京賦曰。昆明靈沼。黑水元址。牽牛立其右。織女居其左。是也。又廟記曰。池中有石鯨。刻石爲鯨魚。長三丈。每至雷雨。常鳴吼。鬣尾皆動。

昆吾御宿

漢書武帝建元三年。開上林苑。東南至藍田。宜春。鼎湖。御宿。昆吾。旁南山而西。至長楊五柞。北繞黃山。灑渭水而東。周袤三百里。離宮七十所。皆容千乘萬騎。子美詩。昆吾御宿自逶迤。摩詰黃山舊繞漢宮斜。卽其事也。又三輔黃圖。御宿苑在長安城南。御宿川中。武帝離宮別館。禁禦人不得入。遊觀止宿其中。故曰御宿。三秦記。御宿園出梨。落地則破。欲取先以布囊承之。號曰含消。此園梨也。

悲五子詩

吾鄉自天臺師倡道以來。奮興於學者不少矣。李維明。楊道南。兩人爲其魁桀。李以敦篤勝。楊以透脫勝。皆金相玉質。彬彬君子也。兩人生同地。學同方。歿同時。亦甚異矣。新都潘朝言。與兩人相切劘。不幸亦早世。杭守方思善。因余以識三人。曾作悲五子詩。今載三篇於此。其一。李祠部逢陽。斯道久榛蕪。空言竟何補。汲汲李祠部。狂瀾迴砥柱。超然破藩籬。心傳繼鄒魯。枝葉永刊落。躬行以爲主。忠告啓吾徒。四海如同

父。天道無棄物。羣生化時雨。豪傑固有興。凡民藉鼓舞。昊天不愆遺。奪我明時輔。諸子各天涯。念茲心良苦。願言一聖真。無勞弔終古。其二。楊太學希淳。嗟嗟楊太學。細行難具陳。昭曠有獨觀。敏德無逡巡。汎濫百家言。以筏涉其津。顏淵不貳過。曾子日省身。一往有深詣。千載會其真。春秋二三子。雅言日諄諄。大小各有得。溫故知其新。明德方自茂。天道無常親。後死將安做。哀哀悼比鄰。清風一以誦。四海歸仁人。其三。潘睦州絲。挺挺潘睦州。意氣自英邁。公子時亦佳。俠節以爲快。桴鼓動山城。邑人殊不戒。賈勇擊戎衣。取賊如菅蒯。中年契名理。問學時靡懈。聞過輒自愉。求言勤下拜。以此悔悟心。精進有深解。勞謙令其終。生平無睚眦。一官何所爲。五斗殊自憊。孤鴻有高鶩。吾黨增鳴噫。詩成而思善亦歿。嗚呼痛哉。朝言爲人。并討賊事。具余所作傳中。

### 懷五子詩

思善又有懷五子詩。今載其三首。一李姚安。聖人不克見。聖學曰荆榛。寥寥千載後。師聖當何因。彼岸久未登。姚安識其津。一振士風變。再振民風醇。名教有妙用。何論越與秦。所以忠信士。蠻貊猶相親。況此邦域中。負版皆王臣。聞君返初服。吾亦遊無垠。微言共探討。乃在江之濱。嗟嗟行負俗。去去勿復陳。二耿次公。天臺耿夫子。仁賢萃其門。伯也起吹簾。叔也遞吹埴。翱翔振逢掖。斯文疇輕軒。仲氏信仁只。芟芟賁邱園。步趨迴無因。絕塵一以奔。靈臺無汨和。六籍多知言。至動有至一。至靜至神存。披雲往無從。聞風知所尊。古今豈異時。千載自淵源。與君盟歲寒。翩翩胡畔援。三王隱君。王生好巷遯。乃在江淮間。承家固有道。

邁跡良自賢。振衣陟層巘。濯足撫潺湲。幽人時往來。當路無躋攀。名理析元晏。至道希孔顏。嗟予倦行役。歲晚靡交驩。昔者吾友言。閱生時一斑。考槃信自矢。振鐸寧能諉。以茲精進心。獨往諒非難。譬彼作家。願言開其藩。三人皆余石交。思善從余識。三人而其嚮往若此。亦可以知思善矣。姚安名載贄。字宏甫。以姚安守告歸。次公。天臺師仲弟。名定理。字子庸。隱君。王汝止先生仲子。名璧。字宗順。

宏甫書高尙冊後

宏甫解組歸。巡臺劉君彙薦紳贈言爲冊。題之曰高尙。宏甫寓言於天台楊子。作文一首書其後。其平生大都具矣。天台楊子曰。吾讀劉君高尙諸篇。而益信宏甫之不可知也。或曰。宏甫隱於禪者也。夫宏甫年已五十四矣。自三十登仕。歷七任而至郡守。辛苦跋涉。以至若斯之年。亦旣倦而後去耳。使其先四歲而死。亦已不稱天矣。幸而不死。而又博高尙之名以去。不爲宏甫氏。其終不去乎。且高尙之名。非有道之所處也。仲尼嘗比之匏瓜之固矣。曾謂宏甫而不聞之乎。夫大道無高。有高則有過。至人無尙。有尙則有累。渠旣深於是。而猶以過自累也。安在其爲知道歟。噫。是非或人所知也。夫宏甫非高尙之士也。而未始非高尙之士也。而與以高尙之名。則受之矣。且天下之物。亦無一而非累也。苟不以物累心。則終身役一官。雖三黜之。而不去可也。及其所之旣倦。則或四五十。或六七十。辭而去之可也。與之名當其實可也。與之實而不當。亦無不可者。若慕高尙之名而後去。去矣。而又嫌於有其名。皆累也。子何區區於名實之間。揣量而校度之。而欲以議至人之出處。不亦左歟。且吾聞宏甫氏。懶散不事生產作業。而兢兢一郡。惟恐後。

時。譬則細人之理其家。然不爲千歲之計不止也。凡一切備禦經久之費。靡不日新而孰知其旦暮決去哉。雖宏甫自以決去語人。人且不信。雖其家之人。亦必待既去而後信之耳。而或者欲以是而知宏甫。胡可得矣。然則孰從而名之。曰。此侍御劉公意也。劉公以爲欲以風於世。故借其去而以是名之云耳。雖然。宏甫氏若非今侍御。則亦終莫之名矣。宏甫爲人。一錢之入不妄。而或以千金與人。如棄草芥。一飯之恩亦報。而或與人千金。言謝則恥之。見一切可喜人。無有不當其心者。而不必合於己。己不能酒。而喜酒人。己不能詩。而喜詩人。己不能文。而喜文人。己不捷捷能言。而喜能言之人。己不便鞍馬。而喜馳騁。己不好弄。而喜敵道。己不好鬪。而喜徘徊古戰場。己不好殺。而喜商君吳起韓非之書。己不愛紛華。而喜郭汾陽窮奢極欲。以身係國家之安危。己不欲以谿刻自處。而喜於陵仲子。辭三公爲人灌園。獨不喜遜牀循牆。終日百拜。僮僮以爲恭者。以故常不悅於世俗之人。俗之所愛。因而醜之。俗之所憎。因而求之。俗之所疎。因而親之。俗之所親。因而疎之。有時長貧。雖必不得已也。故終身不宥假借於人。有時暫富。雖必可已不已也。故終其身無一錢之積。平生未嘗召客人。召之酒則赴。平生不禮貴人。貴人饋之則受。以故雖不悅於人。而終不見害於人。以宏甫與世無爭故也。獨設三科度世。最得祖意。見上士則誇而肆之。冀其或我知也。見中士則積而藏之。以待其自知也。見下士則時發而後謹閉之。恐其不知而恣疑謗無益也。以此終其身。交游遍天下。無知宏甫者。知宏甫者。疑莫如侍御。故宏甫與我言。并出此相示云。噫嘻。若侍御知宏甫。則可以傳矣。

詩有南雅頌無國風

程大昌詩議十七篇。其言辯博。多前人所未發。其首篇曰。詩有南雅。頌無國風。其曰國風者。非古也。夫子嘗曰。雅頌各得其所。又曰。人而不爲周南召南。未嘗有言國風者。予於是疑此時未有國風一名。然猶恐夫子偶未之及。未敢遽自主執也。左氏記季札觀樂。歷敍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。其名稱與今無異。至列敍諸國。自邶至豳。其類凡十有三。率皆單記國土。無今國風品目也。當季札觀樂時。未有夫子。而詩名有無。與今論語所舉悉同。以此知古固如此。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。蓋南雅頌樂名也。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。南有周召頌。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。而還以繫其國土也。二雅獨無所繫。以其純當周世。無用標別也。均之爲雅音。類旣同。又自別爲大小。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。亦如十二律然。旣有大呂。又有小呂也。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。此十三國者。詩皆可采。而聲不入樂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。故季札所見。與夫周工所歌。單舉國名。更無附語。知本無國風也。又曰。春秋戰國以來。諸侯卿大夫士。賦詩見志者。凡詩雜取無擇。至考其入樂。則自邶至豳。無一詩在獻享之用。鹿鳴鄉飲酒之笙。由庚鵲巢射之奏。騶虞采蘋。諸如此類。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。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。而諸國之爲徒詩也。鼓鐘之詩曰。以雅以南。以籥不僭。季札觀樂。有舞象籥南籥者。詳而推之。南籥。二南之籥也。籥。雅也。象舞。頌之維清也。其在當時。親見古樂者。凡舉雅頌。率參以南。其後文王世子。又有所謂胥鼓南者。則南之爲樂古矣。

馬端臨論詩序不可廢



桑中東門之墀。漭漭東方之日。東門之池。東門之楊。月出序以爲刺淫。而朱傳以爲淫者所自作。靜女。木瓜。采芣。邱中有麻。將仲子。遵大路。有女同車。山有扶蘇。籜兮。狡童。褰裳。子之丰。風雨。子衿。揚之水。出其東門。野有蔓草。序本別指他事。而朱傳亦以爲淫者所自作。夫以淫昏不檢之人。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詞。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。夫子猶存之。則不知其所刪。何等一篇也。夫子之言曰。思無邪。如序者之說。則雖詩詞之邪者。亦必以正視之。如朱子之說。則雖詩詞之正者。亦必以邪視之。且木瓜。遵大路。風雨。子衿。諸篇。雖或其詞間未莊重。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。而謂之淫邪可乎。蓋嘗論之。均一勞苦之詞也。出於序情。閔勞者之口。則爲正雅。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。則爲變風也。均一淫泆之詞也。出於奔者之口。則可刪。而出於刺奔者之口。則可錄也。均一愛戴之詞也。出於愛桓叔共叔者之口。則可刪。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。則可錄也。

### 荆公學史記

近世談文。率宗史記。然子長精神結構。茫然未解。第襲其語耳。此史公之盜臣。謂之受業弟子可乎。向讀荆公短文數首。真可與其論贊相頡頏。讀刺客傳云。曹沫將而亡人之城。又劫天下盟主。管仲因勿倍以市信。一時可也。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。豈願不用其策耶。讓誠國士也。曾不能逆策三晉。救智伯之亡。一死區區。尙足校哉。其亦不欺其意者也。聶政售於嚴仲子。荆軻象於燕太子丹。此兩人者。汗隱困約之時。自貴其身。不妄願知。亦曰有待焉。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。伍子胥廟銘云。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

中。以客寄之一身。卒以說吳。折不測之楚。仇報恥雪。名振天下。豈不壯哉。及其危疑之際。能自慷慨。不顧萬死。畢諫於所事。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儉一時之利者異也。孔子論古之士大夫。若管夷吾。臧武仲之屬。苟志於善。而有補於當世者。咸不廢也。然則子胥之義。又曷可少耶。康定二年。予過所謂胥山者。周行廟庭。嘆吳亡千有餘年。事之興壞廢革者。不可勝數。獨子胥之祠。不徙不絕。何其盛也。豈獨神之事。吳之所興。蓋亦子胥之節。有以動後世。而愛尤在於吳也。後九年。樂安蔣公爲杭使。其州人力而新之。余與爲銘。此等文觀其筆力曲折。真脫胎換骨手也。

八司馬

荆公讀柳宗元傳云。余觀八司馬。皆天下之奇才也。一爲叔文所誘。遂陷於不義。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。皆羞道而喜攻之。然此八人者。旣困矣。無用於世。往往能自強。以求列於後世。而其名卒不廢焉。而所謂欲爲君子者。吾多見其初而已。要其終。能毋與世俯仰。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。復何議彼哉。荆公此論。亦節取其文學云爾。其心未見原也。後觀雲麓漫抄云。唐八司馬。皆天下奇才。豈不知趣權利之可恥哉。蓋叔文雖小人。欲誅宦官。強公室。特計出下下。反爲所勝被禍耳。故善良皆不免。當日有所拘忌。不得不深誅而力詆之。後人脩書。尙循其說。似終不與人爲善。非春秋之意也。惟范文正公嘗略及之。八司馬庶幾稍伸氣矣。

揚子雲始末辨

子雲古以比孟荀。自宋人始訾議之。介甫子固皆有辯。然其劇秦美新之作。未有以解也。近秦和胡正甫辨證甚悉。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。正甫之言曰。往予閱揚雄仕莽投閣。劇秦美新。而綱目書莽大夫。怪雄以彼其才而媚莽。心竊鄙之。後見程叔子。取其美厥靈根之語。愕曰。雄乃有是語乎。又韓退之。邵堯夫。司馬君實。諸君子。咸稱引其說。往往怵予心。已乃取法言讀之。其紬六經。翊孔顏。義甚深。又嘗高饑顯下祿。隱。雖不趨屈原。而屢斥公孫宏之吝。且曰。如詘道信身。雖天下不可爲也。予則嘆曰。世之論雄。其然豈其然乎。終無以決於心。最後讀雄傳。稱雄有大度。自守泊如。仕成帝哀平間。未言仕莽。獨其贊謂雄仕莽。作符命投閣。年七十一。天鳳五年卒。余考雄至京。見成帝。年四十餘矣。自成帝建始改元。至天鳳五年。計五十有二歲。以五十二合四十餘。已近百年。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。又相牴牾矣。又考雄至京。大司馬王音奇其文。而音薨。永始初年。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。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。妄也。其云媚莽。妄可知矣。蓋予懷此久矣。今年春。按部鄆縣。而雄。鄆人也。讀其邑志。得於鄉人簡公紹芳。辨證尤悉。簡引桓譚新語曰。雄作甘泉賦一首。夢腸出。收而內之。明日遂卒。而祠甘泉。在永始四年。雄卒永始四年。去莽篡尙遠。而劇秦美新。或出於谷子雲。以予校之。莽自平帝元始間。始號安漢公。今法言稱漢公。且云漢興二百一十四載。爰自高帝至平帝末。蓋其數矣。而謂雄卒永始。亦未必然。計雄之終。或在平帝末。則其年正七十餘矣。因雄歷成哀平。故稱三世不徙官。若復仕莽。詎止三世哉。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。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。曹大家輩傳失其實。豈不然哉。當平帝末。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。而雄猶稱漢

道如日中天。力不能回莽。而假法言以諷切之。雄之意至矣。雄其媚莽者乎。諒乎。叔子之言曰。闔百尺。未必能投。曰。然則史不足信乎。曰。太史公記子貢宰我。一以爲游說。一以爲叛亂。是亦足信乎。而孔子主癘疽。百里奚自鬻身。在當時之言比比也。何獨雄哉。予悲守道君子。蒙誣逮千載。故因簡公之言。而畢其說。

戒殺生論

好生惡殺。人之本心。世徒以口腹之溺。而勇爲之。亦積習不自覺耳。有戒殺者。反斥爲異方之學。正甫嘗著論一首。今載之。論曰。世儒語不殺生。則必斥曰。是釋氏之訓。非聖人所爲教。是未考於聖人之教。而猥以習見論之也。禮曰。天子無故不殺牛。諸侯無故不殺羊。大夫無故不殺犬豕。夫天子尊也。諸侯大夫貴也。然皆無故不得殺生。夫無故不得殺。則有故而殺者。蓋無幾矣。孟子曰。生其生。不忍見其死。聞其聲。不忍食其肉。夫見生聞聲。君子咸不食之。則不出於見聞而食者。蓋亦無幾矣。聖人之教。蓋如此。世之儒者。奈何以不殺歸釋氏。而以樂殺歸聖人。夫胡視釋氏之仁。而視聖人之暴也。聖人不得已有故而殺。曰。祭曰養。曰賓。三事而已。然其養之有道。其取之有時。其用之有制。獺未祭魚。漁不登魚。豺未祭獸。獵不告狩。鳩未化鷹。不設罽羅。草木未落。不入山林。昆蟲未蟄。不以火田。不麝。不卵。不殺胎。不殀天。不覆巢。不合圍。不掩羣。弋不射宿。鈞不以綱。田不以禮。曰。暴天物。聖人之愛惜生物。何其周也。聖人雖爲祭而殺。然在天子。不過曰一元大武。諸侯以下。不過曰剛鬣柔毛。曰肥腍翰音。曰䟽趾明視。曰尹祭商祭。其數可舉。其義可陳。而未嘗以四方之食供焉。庶人之祭。春韭以卵。夏麥以魚。秋黍以豚。冬稻以鴈。其數可舉。其義可陳。

而未嘗有二脩焉。雖爲養而殺。然六十止食宿肉。七十乃食二膳。八十常珍。又曰。庶人耆老不徒食。孟子亦曰。七十非肉不飽。則未至六七十者。雖孝子不得以享其親。雖爲賓而殺。然天子適諸侯。諸侯乃膳以饋。諸侯相朝。灌用鬱鬯。無籩豆之薦。大夫聘禮以脯醢。又曰。大夫燕食。有脯無膾。有膾無脯。士不二羹。其在於詩。其語嘉旨。不過曰脾臄。曰鼈鯉。至矣。其語富多。不過曰四簋。曰八簋。極矣。聖人何嘗教斯人曰。斷刳之。以天子諸侯無故不殺之物。乃取而饗殮焉。一膳而斃數命。一飲而殘百種。舒鴈之外。鼈鯉之餘。乃至豹胎熊掌。鹿胃麋膏。鷹鷹虎兕以下。誅逮犢臠。殫山之族。而醢脯之。乃至鴈腎鴛鴦。鴉胖雉脰。鶩鷓爵鷄以下。殲及卵胎。殫林之族。而熬淳之。乃至鱸鮪鱈鱻。鼈鼉鯨鯢。蝸螺蚌蟪。細極鱗鱖。殫水之族。而膾炙之。秦漢儒者。恣其饗養。附會記者。則著之爲教。曰。大者爲軒。小者爲膾。燔烈腫臠。猶未厭也。乃至薤之藜。芥之蔥。桂之薑。梅之藪。之椒。之菘。之梁。之麥。之極。鼎俎之芳。窮易牙之巧。將使大羅氏之適。藪澤見彘介之影。則啞啞然笑。憾不頓四極以爲之網也。大庖氏之入市肆。覩魚肉之林。則津津然涎。憾不鼓龍泉而爲之割也。將使鷓鴣鳥愀然不安其林。穉獸焦然不寧其穴。其於天地之心。太和之氣。其不好乎。聖人之教。寧有是乎。甚矣。世儒之愈於不仁之流也。今夫人之一身。膚甲爲疏。毛髮爲最。然俾人日殘。膚甲而啖之。雖悍夫不能。日殘毛髮而啖之。雖忍人不爲。聖人視喙動皆膚甲。而草木毛髮也。有一草一木不得其理。聖人理之。如理毛髮。何至殘食膚甲。而教人爲堯舜之政。三王之治。能俾天地訴合。陰陽和。豐胎生者不殞。而卵生者不殖。獸不狘。鳥不獮。魚鮪不淦。四靈可以爲畜。故其稱曰。鳥獸魚鼈咸若。曰。百

獸率舞。鳳凰來儀。嗚乎。此豈以殘殺能致之哉。啄動之物。莫不有性。虎狼至毒。而有父子。螻蟻至微。而有君臣。鴻鴈之有兄弟。雖鳩之有夫婦。騶虞不履生蟲。不踐生草。烏鳥爲其母反哺。牛爲人代耕。犬爲人居守。此其爲仁義。何可勝數。而人或不如斯物也。反日殘而啖之。可乎。鹿斃於矢。其麋反顧。惻之。射者未能不憮然也。鶉將就食。感主人以轉轂之詠。聞者未能不動心也。射鶉者引弓入林。則一林之鳥皆鳴。屠狗者帶索行市。則一市之犬皆噪。彼物豈甘就死亡哉。而世之悍夫忍人。乃誣物爲無知。旣日殘而啖之。儒者又重佐其焰。至誣爲聖人之教。甚矣。世儒之愈於不仁之流也。或曰。子不聞伏羲氏之王也。教民網罟。以佃以漁。王制。月令。季夏命漁師伐蛟而取鼈。周禮。天子之羞百二十品。然則伏羲爲非教。而周之制豈未仁歟。曰。是不然。當伏羲氏之王。五穀未生。鳥獸至多。羽翮之健。齒角之獮。與人爭槽而居。爭穴而處。驚然相搏。哆哆然相噬也。生命之害大矣。人不得已。以其智勝而殺之。茹其毛。飲其血。而害猶未損也。伏羲氏則又不得已。教以漁佃。使善取之。所以消人害而揅枵腹也。伏羲豈創教以殺生者乎。禹驅蛇龍而放之菹。湯德及禽獸。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。召公戒珍禽奇獸。不貴異物。吾聞之矣。未聞聖王以伐蛟取鼈而爲政者也。禹非飲食。文王惟正之供。日昃不遑暇食。靈囿靈沼。自麋鹿魚鼈之外。靡有奇稱。孔子不以四方之食供籩正。吾聞之矣。未聞聖王以百二十品爲食者也。月令。周禮。可盡信乎。不然。則周之生民。其斃於供久矣。漢武之射蛟於江。唐憲之徵蚺於粵。當時史氏非之。廷臣諍之。又何甚乎。子故曰。秦漢儒者。附會以愈於不仁之流者也。曰。若是。則與釋氏何以別乎。曰。子以殺生爲天地之心乎。以不殺生爲

天地之心乎。如其不殺而已矣。則吾知從天地之心以爲仁可也。又焉知聖人之與釋氏。且夫聖人之教。爲養、祭、賓、養之有道。取之有時。用之有制。固未嘗無別也。





# 焦氏筆乘卷三

## 知天說

天臺先生曰。余校士泗州。爲理者數輩。謁余。余質之曰。世人嘲談學者。類爲元虛語。如中庸言思脩身。至不可不知人。實矣。乃思知人。不可不知天。不已元虛耶。諸理各舉似。余曰。此儒生舊見。賢輩茲當以身發揮矣。每念賢輩職專刑獄。然讞訊少差。特一夫之不獲耳。近日各臺。多以耳目寄諸賢。若評品少差。則一路哭與一家哭。均可念也。思知人。可弗知天耶。諸理曰。願終教。余曰。賢試仰觀諸天而自省焉。今夫天。昭昭耳。蒼蒼耳。人日致虔而默禱之。天不見爲喜。人日睥睨。然相忘於覆幬中。天不見爲嗔。何者。天無意也。諸君皆賢者。如因人之慢。而故蔽其賢。因人之謹。而故掩其瑕。可信無是矣。顧茲因人之謹也。而中微有曠。喜意存。則人承吾意。而譽言至。譽至而日積焉。或間指其瑕。吾耳將亦或逆矣。因人之慢也。而中微有曠。意存。則人承吾意。而毀言至。毀至而日積焉。或間稱其賢。吾耳將亦或逆矣。何者。有意故也。諸賢法天之道。而毋意焉。謹慢兩忘。好惡不作。其於知人也。或庶幾乎。余官符臺時。適歲大計。同志考功。君見訪。座間蹙然嘆曰。知人難矣。柰何。余曰。公其知天乎。曰。云何。曰。天之德。生生耳。今人束髮受書。逮通籍爲仕。亦大艱矣。苟中有生。平飭勵。而橫遭點黷。誤致鋼廢。是猶將生人而立致之死也。君念及此。其容有蹙。殆天生生之心也。執此心以往。當無失矣。曰。典在黜幽。厥有故常。願安得遂此好生之心耶。曰。否。維天何嘗廢肅。

殺哉。顧其大德原主於生。是故肅殺亦生機也。苟徒不忍於一家之哭。而安忍於一路之哭。是亦未能充生生之德矣。考功曰。善吾今而有味乎知天之說也。

同志官內翰者見訪。余叩之曰。異日者。君當樞秉鈞。知人要矣。思知人。不可不知天。曾味其旨耶。曰。云何。余曰。夫世好脩飭者。劣通方。尙揮霍者。薄廉謹。崇渾厚。則抑果敢。勵明作。則迂仁厚。溫恭進。而骯髒退。英敏優。而沈潛詘。是皆以己格物。滯方而有所人。將有遺知矣。維天之於羣物也。并包而覆照之。梧櫨培矣。而荆棘亦滋也。參蓍產矣。而烏附亦植也。牛馬蕃息矣。而虎豹犀象亦並育弗殲也。夫梧櫨以材以實。而荆棘亦足以藩垣。參蓍以宜以補。而烏附亦可以祛毒。牛馬以服以乘。而虎豹犀象亦足以飭等威而嚴儀衛。是天無遺物。亦自無棄物也。秉鈞者。惟斷斷然。休休然。法天之并包而不遺。覆照而不蔽。則自能鑒羣材而善用之矣。故曰。思知人。不可不知天。

王先生

王汝止先生。超悟於魚鹽之中。不繇文字。故從之遊者。往往簡易直截。蓋明興之學。至是雲霧盡披。而羲暉益朗矣。余不及振衣先生。而從其兩子。頗聞緒論。欲編輯以傳。未暇也。內江趙閣學。爲其墓銘。姑筆之。以示同好。明興八葉之世。越中王先生。論學名世。從游若泰州王子。稱最著。王子名良。字汝止。少先生十一歲。先生歿。王子論學如先生。故學者亦稱王先生。先生泰州安豐場人。先自姑蘇徙居。四代祖仲仁。爲場百夫長。生文貴。文貴生公美。公美生處士良。配湯氏。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。生先生于安豐里。先生

生有珠在手。左一右二。隆穎脩靡。安豐俗負鹽。無宿學者。先生逮粗識論語孝經章句。卽邈焉希如古聖賢人。信口談解。如或啟之。塾師無敢難者。異日天甚寒。至親所親。方急務。盥冷水。洒痛哭曰。良爲人子。令親天寒。盥冷水而不知也。尙得爲人乎。自此遂出代親役。入掃舍奉席。哺二老。晨省夜問。如古禮。唯謹。時年二十矣。先生孝出天成。久益行純心明。悟性無礙。謝役秉禮爲儒者。以經徵悟。以悟釋經。行卽悟處。悟卽行處。如此有年。人未之識也。嘗一夕夢天墜壓身。萬人奔號求救。先生身托天起。見日月列宿失序。又手自整布如故。萬人歡舞拜謝。醒則汗溢如雨。頓覺心量洞明。天地萬物一體。自此行住語默。皆在覺中。題其座右曰。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。卽先生悟入之始。已能如此。是時越中王先生。自龍場謫歸。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。知行合一。泥者方警爭之。至十四年。王先生巡撫江西。又極言良知自性。本體內足。大江之南。學者翕然從信。而先生顧奉親鶉居。皆未及聞也。有黃塾師者。江西人也。聞先生論。詫曰。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。先生喜曰。有是哉。雖然。王公論良知。良談格物。如其同也。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。如其異也。是天以良與王公也。其自信如此。卽日往造江西。蓋越兩月。而先生再詣豫章城。卒稱王公先覺者。退就弟子。間出格物論。王先生曰。待君他日自明之。久之。從王先生居越。嘆曰。風之未遠也。是良之罪也。辭還家。駕小蒲車。二僕自隨。北行所至。化導人。聳人聽觀。無慮千百。皆飽義感動。未至都下。先一夕。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。至崇文門。變爲人立。晨起往候。而先生實應之。先生風格旣高古。所爲又卓犖。如此同志相顧愕。共匿車勸其止之。先生留一月。竟諧衆心而返。然先生意終遠矣。越五年。戊子。王先生

卒於師。先生迎哭於桐廬。經紀其家而還。開門授徒。遠近皆至。先生骨剛氣和。性靈澄徹。音咳盼顧。使人意消。卽學者意識稍疎漏。不敢正以視。先生引接人。無間隸僕。皆令有省。雖顯貴至悍戾不悅者。聞先生言。皆對衆悔謝不及。往往見人眈眈。卽知其心別及他事。以破本疑。機應響疾。精蘊畢露。廓披聖塗。使人速進。蓋先生之學。以悟性爲宗。以格物爲要。以孝弟爲實。以太虛爲宅。以古今爲旦暮。以明學啟後爲重任。以九二見龍爲正位。以孔氏爲家法。可謂契聖歸真。生知之亞者也。獨不喜著述。或酬應之作。皆令門人兒子把筆。口占授之。能道其意所欲言而止。晚作格物要旨。求仁方諸篇。或百世不可易也。卒配越中爲二王云。或問先生何不仕。曰。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。是良之仕也。或謂先生爲隱。曰。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。良何敢隱也。兩救海濱之荒。活千萬人。洪御史垣。構舍居其徒。吳御史悌。抗疏薦之。不報。某年某月日。卒於正寢。配湯氏。生五子。以某月日葬於某里。先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。道州周季翰氏。謂予之向往甚勤。先生之念予亦切。義當誌其墓中之石。辭不獲。遂強作銘曰。越中良知。淮南格物。如車兩輪。實貫一轂。後有作者。來登此車。無以未覺。而空著書。

董先生

董蘿石。以垂老之年。坐進於道。嘗讀其數詩。風格翩翩。真奇士也。許黃門相卿志其墓。今略載之。先生諱。漂。字復宗。澗浦人。平生樂義好善。兄貧。割私產讓之。所知鄒魯。以田來質。魯疾革。出券燬焉。卒。復經紀其葬。聞高世賢達所在。不計遠近寒暑。投贄納交。見後輩工一詞。挾一善。亟稱嘆不已。人以此多之。然先

生生不解世俗生作事。時時獨好歌吟。所遇節序景物。離合感忻。慨今懷古。一寓之詩。家四壁立。不以屑意。一時名能詩者。沈周。孫一元。鄭善夫。皆郵寄廣唱。每佳風日。放浪湖山。流連親知。嘯詠忘返。好事家往往除館以待。先生紀之爲五館記云。晚造陽明夫子。聞良知之說。幡然改曰。不爾得稱人乎。悚然就弟子列。時年六十七矣。故所與游者。聲咻色招之。先生曰。吾從吾所好而已。因號從吾道人。先生末復究心內典。忽若有悟。喟然嘆曰。乃今客得歸矣。於是援匡廬故事。與僧法聚。糾諸縉素。結蓮社於海門精廬。遂又號白塢山人。嘉靖甲午某月日卒。嗚呼。先生我丈人行也。忘年友予。蓋三十年矣。吾見先生始專於詩。遺其家甚難之。晚志於道。遺其詩甚愧之。終入於佛。嗒然自遺也。予愈益怪之。莫能闕已。觀乎聚之言曰。先生生在先劫中。殆業象龍。氣相感召。近可遠大。可有可無。虛實相因。動靜相體。若有類焉。蓋先生學三變。歸於空。而自所謂吾者。且見爲妄矣。尙安事銘。予將安所銘。無寧試妄求之。亦慙妄應之邪。銘曰。一顆蓬翳。蝶化蟬蛻。吁嗟董翁墓於是。

### 經筵面奏

我朝經筵日講。非徒辯析經史。爲觀美也。謂當旁及時務。以匡不逮。而近世面奏。惟兩人。嘉靖甲申。脩撰呂柟言。五月十二日。獻陵忌辰。是日講筵。君臣不宜華服。己丑夏。祭酒陸深言。講官講章。不宜輔臣改撮。使得自盡其愚。因以觀學術邪正。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。陸竟以此謫延平同知。

### 花信風

唐詩二十四番花信風。一月二氣六候。自小寒至穀雨四月。八氣二十四候。每候五日。以一花之風信應之。小寒一候梅花。二候山茶。三候水仙。大寒一候瑞香。二候蘭花。三候山礬。立春一候迎春。二候櫻桃。三候望春。雨水一候菜花。二候杏花。三候李花。驚蟄一候桃花。二候棠梨。三候薔薇。春分一候海棠。二候梨花。三候木蘭。清明一候桐花。二候麥花。三候柳花。穀雨一候牡丹。二候酴醾。三候楝花。棟花竟。則立夏。

霜天曉角詞

盛仲交闕古編。載霜天曉角詞二首。不知何人作。語殊警策。可以醒憤憤也。功名大小。天已安排了。何用百般機巧。榮休喜辱休惱。開先謝早。此理人知少。萬事算來由命。聽自然。真箇好。榮枯得失。天已安排畢。何用苦勞心力。得一日過一日。泰來否極。機巧終何益。萬事付之一笑。前程事。暗如漆。

銅餅詩

子美銅餅詩。蛟龍半缺落。猶得折黃金。蓋井幹轆轤。有爲蛟龍之飾。而塗以金者。今已凋落。而黃金爲人所折。隱然有荒頽寂寞之感。而缺折之餘。猶有可折之金。則其當時井幹之美。又可想見也。

評杜詩

余家有鄭善夫批點杜詩。其指摘疵類。不遺餘力。然實子美之知己。餘子議論雖多。直觀場之見耳。嘗記其數則。一云。詩之妙處。正在不必說到盡。不必寫到真。而其欲說欲寫者。自宛然可想。雖可想而不可道。斯得風人之義。杜公往往要到真處盡處。所以失之。一云。長篇沈著頓挫。指事陳情。有根節骨格。此杜

老獨擅之能。唐人皆出其下。然詩正不以此爲貴。但可以爲難而已。宋人學之。往往以文爲詩。雅道大壞。由杜老起之也。一云。杜陵只欲脫去唐人工麗之體。而獨占高古。蓋意在自成一家。不肖隨場作劇也。如孟詩云。當杯已入手。歌伎莫停聲。便自風度。視玉佩。仍當歌。不啻霄壤矣。此詩終以興致爲宗。而氣格反爲病也。善夫之詩。本出子美。而其持論如此。正子瞻所謂知其所長。而又知其敵者也。

### 古詩無叶音

詩有古韻。今韻。古韻久不傳。學者于毛詩離騷。皆以今韻讀之。其有不合。則強爲之音。曰。此叶也。予意不然。如騶虞。一虞也。旣音牙。而叶葭與狃。又音五紅反。而叶蓬與縱。好仇。一仇也。旣音求。而叶鳩與洲。又音渠之反。而叶逵。如此。則東亦可音西。南亦可音北。上亦可音下。前亦可音後。凡字皆無正呼。凡詩皆無正字矣。豈理也哉。如下。今在禡押。而古皆作虎音。擊鼓云。于林之下。上韻爲爰居爰處。凱風云。在浚之下。下韻爲母氏勞苦。大雅緜。至于岐下。上韻爲率西水滸之類也。服。今在屋押。而古皆作迫音。關雎云。寤寐思服。下韻輾轉反側。有狐云。之子無服。上韻爲在彼淇側。騷經。非時俗之所服。下韻爲依彭咸之遺則。大戴記。孝昭冠詞。始加昭明之元服。下韻崇積文武之寵德之類也。降。今在絳押。而古皆作攻音。草蟲云。我心則降。下韻爲憂心忡忡。騷經。惟庚寅。吾以降。上韻爲朕皇考曰伯庸之類也。澤。今在陌押。而古皆作鐸音。無衣云。與子同澤。下韻爲與子偕作。郊特牲。草木歸其澤。上韻爲水歸其壑。昆蟲無作之類也。此等不可殫舉。使非古韻。而自以意叶之。則下。何皆音虎。服。何皆音迫。降。何皆音攻。澤。何皆音鐸。而無一字作他音。

者耶。離騷漢魏去。詩人不遠。故其用韻皆同。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。而鑿空附會。良可嘆矣。予兒朗生五歲時。方誦國風。問曰。然則騶虞好仇。當作何音。余曰。馭與羆爲一韻。蓬與縱爲一韻。吁嗟乎騶虞一句。自爲餘音。不必叶也。如麟之趾。趾與子爲韻。麟之定。定與姓爲韻。于嗟麟兮一句。亦不必叶也。殷其雷。黍離北門。章末語不入韻。皆此例也。兔置仇與達同韻。蓋達古一音求。王粲從軍詩。雞鳴達四境。黍稷盈原疇。館宅充廊里。士女滿莊馱。馱卽達。九交之道也。不知達亦音求。而改仇爲渠之反。以叶之。遷就之曲說也。

營魄

老子載營魄抱一。能無離乎。營如經營。屏營。怔營。皆不安之意。猶云魂魄不安也。意云以不安之魄。而欲抱守真一。能保其不離乎。楚詞云。魂營營而至曙。謝靈運詩。得以慰營魂。皆可證。

銅柱

余友楊安慶道會博雅士也。問余馬援銅柱事。不載漢書。爲出何典。余曰。廣州記云。援到交趾。立銅柱爲漢之極界。然不獨馬援。吳黃武二年。程普關羽分界。鑄銅柱爲誓。在衡山縣西北百二十里。又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於點蒼之湍溪。又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。學士李梟銘在辰州西北百十里。會溪對。又涪波陵江口名銅柱灘。

石甌

三都賦。林藪石甌。而蕪穢。石甌言土地多石。如人之有甌結也。國策。段規謂韓王曰。分地必取成皋。韓王



曰成皋石畱之地無所用之賦本此。

### 我朝兩木蘭

木蘭朱氏女子。代父從征。詞中有可汗點兵語。非晉卽隋唐也。今黃州黃陂縣北七十里。卽隋木蘭縣。有木蘭山將軍冢。忠烈廟。足以補樂府解題之缺。近有兩事。與此類。聊附載之。韓氏保寧民家女也。明玉珍亂蜀。女恐爲所掠。乃易男子飾。從征雲南。往返七年。人無知者。後遇其叔。一見驚異。乃攜歸四川。人皆呼曰貞女。黃善聰。金陵淮清橋人。年十二。失母。有姊已適人。父販線香爲活。憐善聰孤幼無依。詭爲男子裝。攜之遊廬鳳間。數年。父亦死。善聰變姓名曰張勝。仍習其業。李英者。亦販香。自金陵來。不知其女也。約爲火伴。同寢食者踰年。恆稱有疾。不解衣。夜乃溲溺。宏治辛亥正月。與英偕返金陵。年已二十矣。往見其姊。姊言我初無弟。安得來此。善聰笑曰。弟卽善聰也。泣語其故。姊怒且罵之曰。男女亂羣。辱我甚矣。汝雖自明。誰則信之。拒不納。善聰不勝憤懣。泣且誓曰。妹此身苟澆。有死而已。須令明白以表此心。其鄰有穩婆。姊聊呼驗之。果處子。乃相持慟哭。手爲易男子裝。明日英來。再約同往。則善聰俄爲女子矣。英大駭。問知其故。怏怏如有失。歸告其母。其母大賢之。時英猶未室。卽爲求婚。善聰不從。曰。妾竟歸英。保人無疑乎。交親鄰里相勸。則涕泣橫流。所執益堅。傾都喧傳。以爲奇事。廠衛聞之。乃助其聘禮。判爲夫婦。吁。二女者卽南齊婁逞。五代黃崇嘏。何以加諸。此我朝兩木蘭也。

### 子京用漢書體

漢書息夫躬贊。豎牛奔仲叔孫卒。郗伯毀季昭公逐。費忌納女楚建走。宰嚭譖胥夫差喪。季園進妹春申斃。上官訴屈懷王執。趙高敗斯二世縊。伊戾坎盟宋痤死。江充造蠱太子殺。息夫作姦東平誅。連用七言成文。蓋時出一奇耳。宋子京作唐奸臣贊云。三宰嘯凶。牝奪晨。林甫將藩黃屋奔。鬼質敗謀興元。蹙崔柳倒持李宗覆。用此格也。張表臣不知。謂與韓公樊宗師銘。皆宗度世古元歌句法。其言曰。韓宋之文。皆宗於古。然退之爲之。則有餘。子京勉之。則不足。又施於史詞。似非所宜矣。然則漢書非史詞邪。

屬負茲

公羊傳。屬負茲。舍不卽罪爾。注。天子有疾稱不豫。諸侯稱負茲。大夫稱犬馬。士稱負薪。此皆漢禮之名。言負茲者。負事繁多。故致疾。言犬馬者。代人勞苦。行役遠方。故致疾。言負薪者。祿薄不足代耕。故致疾。衛朔屬負茲。蓋託疾以免罪也。此出漢儒之意。今按茲。新生艸也。故从艸。从兹。立意。艸一年一生。故古人以茲爲年。呂氏春秋云。今茲美禾。來茲美麥。古詩云。爲樂當及時。何能待來茲。茲字皆訓年。諸侯稱負茲。言己年老有疾也。一說。史記敘武王入商。康叔封布茲。注云。茲。蓍席也。然則負茲者。蓋言有疾而負蓍。如所謂伏枕類耳。

地中

周禮。均人以土圭之法。測土深。正日景。以求地中。日南則景短多暑。日北則景長多寒。日東則景夕多風。日西則景朝多陰。日至之景。尺有五寸。謂之地中。乃建王國焉。則周都潁川陽城。所謂地中也。草木子云。

崑崙天下山之頂也。其東面中原也。所以江淮河海水皆東流也。其西面西域諸國也。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。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趨也。北卽沙漠。又天下岡脊至高之處。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。地勢又逐漸而低。水皆北流。崑崙乃其結頂處。四下之簷。乃四方之國土。考其流水可見。道經云。海外蓬萊閩苑有五岳靈山。一曰廣乘之山。天之東岳也。在東海之中。居九氣青天之內。二曰長離之山。天之南岳也。在南海之中。居二氣丹天之內。三曰麗農之山。天之西岳也。在西海之中。居七氣素天之內。四曰廣野之山。天之北岳也。在北海弱水之中。居五氣元天之內。五曰崑崙之山。天之中岳也。在八海之間。上當天心。形如偃蓋。東曰樊桐。西曰元國。南曰積石。北曰閩苑。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。又按宋沙門慧嚴與南蠻校尉何承天共論華梵中邊之義。引周公測景之法。謂此土夏至之日。猶有餘陰。天竺則無也。言測景者。周公攝政四年。欲求地中而營王城。故以土圭測景。得潁川陽城。於是建都。土圭長尺有五寸。夏至日晝漏半。立八尺之表。表北之景。尺有五寸。景與土圭等。此爲地中。鄭司農云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。當知陽城蓋就此土自爲中耳。既有表景。豈非餘陰邪。故曆有大小二陰。增損積算。時輒差候。明非中也。天竺夏至之日。日正中時。豎晷無影。所謂天中承天無所措難。文帝聞之。乃勅任豫受焉。後婆利國人來。果同嚴說。成光子云。中天竺國。東至震旦國五萬八千里。震旦卽神州之號也。南至金地國。西至阿拘遮國。北至小香山阿耨達池。各五萬八千里。釋迦方誌云。池名阿那陀。答多。唐言無熱惱也。在香山南。雪山北。居山頂上。池周八百里。分出四河。各隨地勢而注一海。故蔥嶺以東水注東海。達壠以南水注南海。雪山

以西水注西海。大海以北。水注北海。水經云。無熱邱者。卽崑崙山。山海經云。南流沙濱赤水。後黑水前。有大山名崑崙邱。扶南傳云。阿耨達山。卽崑崙山。穆天子傳云。海內崑崙邱。在西北帝之下方八百里。高萬仞。十洲記云。崑崙陵。卽崑山也。在北海元地。去岸十三萬里。此指佛經蘇迷山也。故崑崙近山。則西涼酒泉之地。穆后見西王母之所。具彼圖經。若崑崙遠山。則香山雪山之中也。河源出焉。攷三教所紀。以地理而言。雖未必如成光子之說。然以水與日景而言。參之諸論。則崑崙當爲天地之中。正天竺大千之界也。潁川陽城。特中國之中。周公宅中圖大。必於是求之。然未可以盡通方之巨觀耳。

笏制

玉藻笏。天子以球玉。諸侯以象。大夫以魚須。文竹。士竹。本象可也。魚須。文竹。謂以竹爲笏。而刻畫爲魚須之文。以飾之。蓋大夫下於諸侯。故不敢用象。而文以魚須。亦示華重之意。若士又下於大夫。故直用竹之本形爲笏。而不加飾。其視魚須爲又殺矣。此象字與上象字不同。本象者。言用竹之本形也。應氏謂士以遠君而伸。故飾以象。則是位下大夫。而儀文顧與諸侯相埒。豈先王辨等之禮哉。

奠雁

奠雁。古禮也。詩云。雝雝鳴雁。旭日始旦。士如歸妻。迨冰未泮。親迎執鬯。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。竊恐未然。蓋古人重冠昏。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。不以爲僭。大夫相見執雁。昏禮旣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。乘大夫之墨車。則見婦翁。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。士宜執鳧。奚執大夫之雁。取其攝盛也。若謂親迎之始。遂期

其將來如孤雁失不再偶。可謂祥乎。冠禮三加。幘頭服。公服革帶。納鞞執笏。與此同義。

### 六尺

學林云。論語託六尺之孤。據周禮。鄉大夫之職。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。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。皆征之。韓詩外傳。國中二十行役。則七尺者二十也。其升降皆五年。則六尺者十五也。准此。則孟子五尺之童。乃十歲。

### 夷齊

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。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。而景得立。崔子猶爲政。而景公莫之問也。觀其一再爲晏子感嘅悲傷。欲不死以長有齊。而其死也。泯然無復聞焉。孔子有感而嘆之。以爲彼棄國如夷齊者。獨何人哉。彼其所以千古不朽者。非以富貴也。則孔子深取二子者。但指其辭國一事耳。至於司馬遷。始以爲不食周粟。餓于首陽。爲二子之義。夫粟則不食。薇則食之。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。遷之傳伯夷曰。睹軼詩可異焉。是采薇之詩。蓋遷之所據也。夫山南曰陽。軼詩曰。登彼西山。則非首陽明矣。可以爲夷齊之詩。而據之邪。

### 孟子非受業子思

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。不察者遂以爲親受業於子思。非也。攷之孔子二十生伯魚。伯魚先孔子五年卒。孔子之卒。敬王四十一年。子思實爲喪主。四方來觀禮焉。子思生年雖不可知。然孔子之卒。子思

則既長矣。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。赧王元年去齊。其書論儀秦。當是五年後事。距孔子之卒百七十餘年。孟子卽已耆艾。何得及子思之門。相爲授受乎哉。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。論牧民之道。蓋依放之言。不足多信。

集義義襲之辨

余友耿子庸嘗言集義與義襲爲孟子告子學術之辨。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。則塞乎天地之間。是集義所生者也。其爲氣也。配義與道。無是餒也。是義襲而取者也。蓋配之爲言以此合彼之謂。非真得也。正與襲取意叶。遵道而行。半途而廢。異於依乎中庸者以此。

踐形

李彥平曰。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。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。蓋形者。耳目口鼻也。彼欲如此。而我從之。謂之踐。如不及其言而謂之踐言。不及其行而謂之踐行也。目欲視。吾不遏其視。耳欲聽。吾不遏其聽。口欲味。而不遏其味。鼻欲臭。而不遏其臭。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。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。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。不踰矩也。若顏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。勿者。禁戒之詞。此所以未達一間也。

追蠡

高子謂禹之聲。尙文王之聲。蓋槩以聲言。未辯其爲何樂。而豐氏獨以鐘解之。今攷追蠡。追字都回切。音堆。追琢其章。蓋取雕琢之義。而字書以爲治玉也。周禮有追師。掌追衡筭。蓋衡筭皆玉飾。註謂追猶治也。

夏后氏之冠曰毋追。音牟堆。註謂追猶椎也。以其形言之。又加手爲搥。而追搥同義。揚子所謂搥提仁義是也。遍觀字書。並無以追爲鐘紐者。豐氏特據考工記。有鐘縣謂之旋。旋蟲謂之幹。又因蠡蟲。遂附會以爲鐘紐。卽周禮之旋蟲。何其穿鑿之甚也。細詳其義。當爲搥擊之追無疑。又按蠡有四義。一良脂切。音黎。卽瓢勺。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。一盧戈切。音騾。卽海中大螺。公輸般見蠡出頭。潛以足畫之。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。一魯果切。音裸。卽疥病。左傳爲其不疾瘼。蠡是也。一盧啟切。音禮。說文。蟲齧木中是也。若此蠡字。當從盧啟切爲是。蓋高子以禹之樂。用之者多。故凡搥擊之處。率皆摧殘欲絕。有如蠡齧之形。蓋追者搥也。蠡者其形似也。而文王之樂不然。是以知禹之獨尙也。此蓋未察世有久近。而樂亦因之。初何優劣之有。宜孟子以城門之軌明之。

### 出生入死

李彥平一日讀老子至出生入死章。大悟遊戲生死之道。因言曰。所謂生之徒十有三。此畏死而欲長生者。死之徒十有三。此輕生而樂寂滅者。動之死地亦十有三。此不學冥行而顛頓於死生之塗者。是三者皆非中道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。易論天地之數。自一而至十。則十者陰陽之成數。老氏獨闕其一。何也。蓋道生一。一者形變之始。乾元用九。妙萬物而不役於物者也。故天地得之而清寧。老氏缺之者。聖人之得一也。得此則翕張造化。遊戲死生。

老子。本子書。漢景時始改爲經。吳闕澤對孫權曰。許成子、原陽子、老子、莊子、皆脩身自玩。放暢山谷。縱汰

其心學歸澹泊。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。改子爲經。始立道學。勅令朝野悉誦誦焉。

吳越改元之證

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。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。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。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。而事迹無可考見。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。稱寶正六平辛卯。所據止此。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。有許姓者嘗闢一巨室。得古墓。內有志碑。蓋錢氏將許俊墓也。俊年十八從軍。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。寶正三年卒。葬於此。所載年月甚明。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。惜歐公未之見耳。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。開府置官屬。唐莊宗入洛。以厚獻賜玉册金印。自稱吳越國王。更名所居曰宮殿。官屬稱臣。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。蓋居然行帝者事矣。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。

通鑑誤認漢紀

荀悅漢紀云。高帝諱邦之。字曰國惠。帝諱盈之。字曰滿。文帝諱恆之。字曰常。謂君諱臣下所避者。故變邦爲國。變盈爲滿。變恆爲常。以代之。示不敢犯也。故僖王曰釐王。桓公曰威公。蒯徹曰蒯通。莊助曰嚴助。皆此類耳。通鑑西漢諸帝下。註惠帝則曰諱盈之。字曰滿。文帝則云諱恆之。字曰常。景帝則云諱啟之。字曰開。武帝則云諱徹之。字曰通。是以盈之恆之啟之徹之爲名。而以曰滿曰常曰開曰通爲字。蓋徇荀悅之文。而昧其義者也。然則劉季者高祖之字也。而謂之曰國可乎。



山谷稱史通、文心雕龍、皆學者要書。余觀知幾指摘前人、極其精覈、可謂史家申韓矣。然亦多輕肆譏評、傷於苛刻。浮詞篇云：漢書蕭何知韓信賢、賢者不隕穫於貧賤、不充詘於富貴。又曰：知進退存亡、而不失其正者、其惟聖人乎。淮陰墮業無行、滿盈速禍、以賢爲目、不能無謬。夫賢之爲言異於人云耳、而輒律之以儒行、責之爲聖人、不已甚乎。人物篇云：皋陶、伊尹、傅說、仲山甫、功烈尤顯、事跡居多。盍采而編之、爲列傳首。夫遷書與經典並行、世多其書、輒弗論著、而復責之以編纂、不亦複乎。辨識篇云：彰善貶惡、不避強禦。若董狐南史者、上也。編次成書、鬱爲不朽。若邱明子長者、次也。高才博學、名重一時。若史佚倚相者、下也。夫史佚當盛周、綰史職、與董狐南史、未知先後、而抑居邱明子長之下、此何據乎。雜說篇：李陵與蘇武書、觀其文體、不類西漢。遷史編於李傳中、斯爲謬矣。今李傳并無其書、且陵書爲齊梁擬作、遷亦何從逆覩之乎。其最甚者、夫子謂昭公知禮、則譏其飾智矜愚、愛憎由己。稱顏子殆庶、則譏其曲垂編錄、不能忘私。至堯之幽囚、舜之野死、益爲啓所誅、太甲殺伊尹、文王殺季歷、一以汲書爲據、勇於信冢中之斷簡、輕於悖顯行之六經。幾蓋小人之無忌憚者哉。且自云：因王充之問孔廣、彼舊疑增其新覺、夫充之淺妄、又何足法也。

## 史通所載史目

古今正史及偏部短記甚多。然半就湮沒。如晉書不行。沈約而行。唐太宗。唐書不行。劉昫而行。宋祁。世俗

識真者少。古書散軼。正坐是耳。史通所載。多有其名。今備疏之。譙周古史考。荀悅漢紀。漢尙書。謝沈漢書。後漢尙書。袁宏後漢紀。華嶠漢典。東觀漢記。習氏漢晉春秋。晉孔衍漢魏尙書。王沈魏書。項俊吳書。魚豢魏略。孫盛魏春秋。王隱蜀紀。張勃吳錄。王隱晉書。沈約晉書。孫盛晉陽秋。干寶晉紀。何法盛晉中興書。陸機晉書。臧榮緒晉書。檀道鸞續晉陽秋。徐廣晉紀。王劭晉書。唐太宗晉書。沈約宋書。裴子野宋略。江淹齊紀。吳均齊春秋。何之元劉璠梁典。姚察梁書。姚最梁略。姚思廉梁書。裴政梁大齊實錄。蕭詔太清紀。蔡允恭後梁春秋。姚思廉陳書。公師彘十六國史。鄴都紀。趙紀。杜輔全燕紀。董統燕史。王景暉南燕錄。常璩蜀李書。索綏梁國春秋。張重華涼紀。索暉涼書。劉昉涼書。裴景仁秦記。馬僧虔秦史。衛隆景秦史。姚和都秦紀。崔鴻十六國春秋。魏收後魏書。蕭子顯齊書。王劭北齊志。杜臺卿齊紀。李百藥北齊書。牛宏周書。令狐德棻後周書。李延壽南北史。王劭隋書。孔穎達隋書。顏師古隋書。張太素齊後略。皇甫元晏帝王世紀。陶宏景帝王歷。虞世南帝王略。梁武帝通史。元魏王暉科錄。晉樂資春秋後傳。孔衍春秋後語。司馬彪九州春秋。阮氏七錄。蕭方等三十國春秋。干令昇史議。樂資山陽公載記。陳壽季漢輔臣記。王韶晉安陸記。姚梁後略。王粲英雄記。劉向列仙傳。劉向列女傳。杜預列女記。梁鴻逸民傳。趙探忠臣傳。徐廣孝子傳。嵇康高士傳。皇甫謐高士傳。戴逵竹林名士記。揚雄蜀記。周稱陳留耆舊傳。周斐汝南先賢行狀。陳壽益部耆舊傳。楚國先賢傳。蕭世誠懷舊志。盧子行知己傳。蕭大圓淮海亂離志。和嶠汲冢紀年。西京雜記。三輔黃圖。宋孝王關東風俗傳。南徐州記。晉宮闕名。洛陽伽藍記。鄴都故事。趙岐三輔決錄。沈瑩臨海水土記。周

處陽羨士風記。桑欽水經。盛宏之荊州記。常璩華陽國志。常璩華陽士女記。會稽典錄。辛氏三秦志。羅含湘中記。潘岳關中記。陸機洛陽記。建康宮殿記。揚雄家牒。謝承家語。摯虞氏族記。殷敬世傳。孫氏譜記。六宗系傳。楊子山哀牢傳。顧協瑣語。謝綽拾遺。劉義慶世說。裴榮期語林。孔思尚語錄。楊松介談藪。韋昭洞記。郭子橫洞冥記。王子年拾遺記。劉劭人物志。陸景典語。文心雕龍。李充翰林論。摯虞文章流別。祖台志怪。干寶搜神記。劉義慶幽明錄。劉敬叔異苑。

### 世說注所載史目

史通所載。尙未該備。梁劉孝標注世說。自漢魏吳諸史子傳地理之外。如晉氏一朝諸史。及諸公列傳。譜牒文章。凡一百六十六家。皆出正史之外。此又齊梁以上書也。譜牒別傳。姑不暇及。餘書亦疏其目。已見史通者不載。謝承漢書。張璠漢紀。薛瑩後漢書。劉向別錄。環濟吳紀。梁祚魏國統。曹擘傳。魏末傳。朱鳳晉書。虞預晉書。劉謙之晉紀。晉後略。曹嘉之晉紀。鄧燦晉紀。晉惠帝起居注。晉安帝紀。晉百官名。晉諸公贊。摯虞世本。車頻秦書。趙書。名士傳。江左名士傳。海內先賢傳。逸士傳。江表傳。蕭廣濟孝子傳。文士傳。華嶠譜敘。晉世譜。杜篤新書。世語。竹林七賢論。八王故事。高逸沙門傳。名德沙門題目。永嘉流人名。周祇隆安記。滿南記。荀綽冀州記。荀綽兗州記。三秦記。丹陽記。揚州記。陳留志。南州異物志。襄陽記。豫章舊志。尋陽記。張資涼州記。西河舊事。東陽記。永嘉記。會稽土地志。會稽郡記。會稽後賢記。洛陽宮殿簿。神農書。五經通議。文字志。文章敘錄。摯虞文章志。婦人集。妒記。青烏子相冢書。相牛經。

淮西碑

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卽位。是月。劔南西川劉闢自稱留後。十一月。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。元和元年三月辛巳。楊惠琳伏誅。十月戊子。劉闢伏誅。事皆在元和元年。而退之平淮西碑云。明年平夏。又明年平蜀。蓋誤也。新唐書載此碑。削去明年平夏一句。

諱辯

資暇集。退之諱辯。漢有杜度。謂其姓名同音也。篤論云。杜伯度。名操。字伯度。善草書。曹魏時人。以其名同武帝。故隱而舉字。是度非名也。篤論是杜恕所著。恕亦曹魏時人。其言不妄。則退之誤矣。楊用脩謂不用魯有衆仲。亦非也。衆音終。與仲亦不同音。

楚詞逸句

劉淵林注魏都賦。引九章之詞云。菀也必獨立。引卜居之詞云。橫江潭而漁。今二篇無此句。又橫江潭而漁。見子雲答客難。

九辯九歌皆屈原自作

離騷經。啟九辯與九歌兮。卽後之九歌九辯。皆原自作無疑。王逸因夏康娛以自縱之句。遂解九歌爲禹。不知時事難於顯言。乃託之古人。此詩人依倣形似之語耳。不然。則上所謂就重華而陳詞。豈真有重華可就邪。舍原所自言不之信。而別解之。不知何謂。九辯謂宋玉哀其師而作。熟讀之。皆原自爲悲憤之言。

絕不類哀悼他人之意。蓋自作與爲他人作旨趣故當霄壤。乃千百年讀者無一人覺其誤何邪。

### 子虛賦

相如游梁時嘗著子虛賦爲武帝所善。尋著天子游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意。故亦名子虛賦。賦中敍上林故一名上林賦。其實一也。文選截爲二篇。以前敍齊楚者爲子虛賦。亡是公訢然而笑以下爲上林賦。何其謬哉。

### 元鶴射干

賦中三用元鶴。三用射干。漢書文選芷若下無射干。顏籀李善並謂俗本誤增也。其云鶴雛孔鸞騰遠射干乃狐類。其云藁本射干乃香草。不嫌其複也。又赤猿蠆。犀象野牛。窮奇獫狁之句。漢書文選俱無之。

### 玉樹青蔥

左思三都賦序。譏揚雄賦甘泉。不當言玉樹青蔥。或言玉樹者。武帝所作。集衆寶爲之以娛神。非謂自然生之。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。此說亦非。按王褒雲陽宮記。三輔黃圖。並言甘泉宮北有槐樹。今爲玉槐樹。根幹盤峙。三二百年木也。耆舊相傳。卽子雲所謂玉樹青蔥者。據此。則何必巧爲解邪。

### 李夫人歌

武帝李夫人歌。是邪非邪。立而望之。翩何珊珊。其來遲之。與遲一韻。翩何珊珊。言其來翩然而珮珊珊然耳。許顛詩話云。立而望之。偏是退之。走馬來看。立不正之所祖也。以翩字屬上。不惟於韻不叶。且立而望

之偏。是何語邪。

前溪歌

晉沈琬前溪歌二首。前溪滄浪映。通波澄綠清。聲弦傳不絕。寄汝千載名。永使天地并。黃葛結蒙籠。生在路溪邊。花落隨水去。何當順流還。還亦不復鮮。五言五句之詩。古今惟此。此外梁宮人包明月。亦作前溪歌。當曙與未曙。百鳥啼前窗。獨眠抱被嘆。憶我懷中儂。單情何時雙。窗粗叢切。雙疎工切。用韻甚古。

何遜爲少陵所推

何遜之詩。極爲少陵推服。嘗曰。能詩何水曹是也。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。金粟裹搔頭等語。今集中無之。則軼者不少矣。他如團團月隱洲。輕燕逐風花。野岸平沙合。連山遠霧浮。岸花臨水發。江燕遶橋飛。游魚上急懶。薄雲巖際宿。諸語皆采爲己句。但少異耳。

何遜摘句

古人論詩。但愛遜露滋寒塘草。月映清淮流。夜雨滴空塔。曉燈暗離室爲佳。然遜句如此者甚多。如天暮遠山清。潮去遙沙出。疎樹翻高葉。寒流聚細文。室墮傾城佩。門交接轡車。蕭散烟霞晚。淒涼江漢秋。薄雲巖際出。初月波中上。江暗雨欲來。浪白風初起。枝橫卻月觀。花遶凌風臺。又水影漾長橋。蛺蝶縈空戲。川平看鳥遠。皆秀拔可喜。顏黃門乃謂其每病辛苦。饒貧寒氣。不幾於失實乎哉。

踏歌詞

崔曙踏歌詞二首。綵女迎金屋。仙姬出畫堂。鴛鴦裁錦繡。翡翠帖花黃。歌響舞行分。豔色動流光。庭際花微落。樓前漢已橫。金壺催夜盡。羅袖舞寒輕。笑樂暢懽情。不盡著天明。末十字上七下三。新體妙思。前此未有。

### 書事詩

王維書事詩。輕陰閣小雨。深院晝慵開。坐看蒼苔色。欲上人衣來。洪覺範天廚禁臠云。此詩含不盡之意。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。王半山亦有絕句。山中十日雨。雨晴門始開。坐看蒼苔文。莫上人衣來。董道畫跋。更有王維人家在仙掌。雲氣欲生衣二句。今集中俱不載。

### 玉川子

退之贈玉川子詩。春秋三傳束高閣。獨抱遺經究終始。許顛云。玉川子春秋傳。僕家舊有之。辭簡而遠。得聖人之意。則玉川又有經學。不但能詩而已。晚唐詩人。予最喜玉川子。及司空表聖二人。人品甚高。不爲勢利所汨沒。故其詩能不涉世俗蹊徑。此非具隻眼者。安能別之。

### 白打錢

王建詩。寒食內人嘗白打。庫中先散與金錢。韋莊詩。內官初賜清明火。上相閒分白打錢。用脩云。白打錢。戲名。未明指爲何事。按齊雲論。白打蹴鞠戲也。兩人對踢爲白打。三人角踢爲官場。又丁晉公有白打大賺斯。

梅花詩

梅花詩古無佳者。王元美獨稱老杜。恨不折來傷歲暮。若爲看去亂鄉愁。蓋情在景中。意超物外。最得詠物之妙。李羣玉。玉鱗寂寂飛斜月。素手亭亭待夕陽。方之爲著相矣。前此何遜。枝橫卻月觀。花遶凌風臺。後周蘇子卿。只言花似雪。不悟有香來。二詩可謂得其丰神。已收入古今詩系。

白蓮詩

花鳥之詩。最嫌太著。余喜陸魯望白蓮詩。無情有恨何人見。月曉風清欲墮時。花之神韻。宛然在掬。謂之寫生手可也。余嘗有梅花詩。花開幕雪人歸後。香滿寒庭月上時。自謂差可嗣響。

禹錫誤用事

劉禹錫踏歌行。爲是襄王故宮地。至今猶自細腰多。墨子云。楚靈王好細腰。故其臣皆三飯爲節。脇息然後帶。緣牆然後起。韓非子云。楚莊王好細腰。一國皆有饑色。細腰事凡兩見。不聞襄王也。疑劉誤記。

蓮花漏

唐張喬詩。遠公窗下蓮花漏。猶向山中禮六時。按佛藏遠公弟子惠要。患山中無刻漏。乃於水上製十二銅葉芙蓉。因波隨轉。分別旦夕。以爲行道之節。名蓮花漏。何兆詩。芙蓉十二池。心漏蒼蘆三千灌。頂香是也。六時。僧規以六時經行。六時。燕坐經行。六時。曰幽谷時。寅也。高山時。卯也。日照高山平地時。辰也。可中時。巳也。正中時。午也。鹿苑時。未也。至申則旦過而退。劉長卿詩亦云。六時行徑空秋草。



鰕魚

張志和詩。桃花流水鰕魚肥。鰕音愧。爾雅翼曰。凡牛羊之屬有肚。故能嚼。唯魚不然。鰕獨有肚。能嚼。江南名鰕魚。又水經注。江水至魚復。爲巴鄉村。村側有溪。多靈壽木。水中有魚。其頭似羊。豐肉少骨。名水底羊云。

韓詩用嚇字

韓退之詩。兒童稍長。成雀鼠得驅嚇。官租日輸納。邨酒時邀迓。嚇音如罅。莊子。鷓鴣得腐鼠。鵲雛過之。仰而視之。曰嚇。韓詩本此。唐馬吉甫蝸牛賦。缺爪牙兮自達。無羽翼以相借。本忘情於蜂守。亦何憚於鴻嚇。鴻當是鷓鴣字之誤。

杜常

楊用脩云。三體唐詩。有杜常華清宮詩。孫公談圃。以爲宋人。近注者亦引談圃。而不正指其非唐人。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。宋史有杜常傳云。杜常太后之姪。以史與談圃參之。其爲宋人無疑。如唐詩鼓吹。以宋胡宿詩入唐選。宿在宋史有傳。文集今行於世。觀者不知其誤。何邪。用脩此言。蓋據史以正之耳。予嘗見杜常一碑。凡數詩。華清宮絕句居首。前書殿中丞杜常。後題元豐年月。其詩與今所傳微不同。一別家山十六程。曉來和月到華清。朝元閣上西風急。都入長楊作雨聲。蓋周弼不惟迷其世代。且妄改其詩矣。大抵三體鼓吹所取。皆晚唐之最下者。其人無識而寡學。要不足辨。

唐人用事之誤

繞朝贈士會以策。指方策之策也。太白詩。臨行將贈繞朝鞭。則誤以鞭爲策。阮籍登廣武歎曰。時無英雄。使豎子成名。傷時無劉項。使名歸司馬氏也。太白詩。沈醉呼豎子。往言非至公。則謂豎子爲沛公。天幸者。霍去病。右丞詩。衛青不敗由天幸。則誤以爲衛青。放麀。本秦西巴。孟孫氏之臣。陳子昂詩。吾聞中山相。乃屬放麀翁。則誤謂之中山。顏延年一麾出守。麾言去耳。杜牧之詩。欲把一麾江海去。則誤以爲旌麾。左傳。詰朝相見。謂明早也。宋之問。紫禁仙輿詰旦來。李迥秀。詰旦重門聞警蹕。則以詰旦爲今日。裴秀冀州記。緱氏仙人廟者。昔王僑爲柏人令。於此登仙。許渾詩。王子求仙月滿臺。又可憐。緱嶺登仙子。猶自吹笙醉碧桃。則以王僑爲王子喬。

酒經

萬曆己卯秋。同毘陵徐士彰。尋買舊書。得十數種。中有酒經一冊。不著撰人姓名。讀之。知其風流醞藉人也。癸未。讀田子執日札。載宋大隱朱翼中。北山酒經三卷。乃知卽翼中作。然又有李保續北山酒經一卷。前此更有汝陽王璉甘露經。王績追焦革釀法爲酒經。又采儀狄杜康以來善釀者爲酒譜。竇子野亦有酒譜酒錄一卷。胡節還醉鄉小畧五卷。白酒方一卷。食圖四時酒要一卷。藏釀方一卷。劉炫酒孝經一卷。貞元飲略三卷。胡氏醉鄉小略五卷。皇甫松醉鄉日月三卷。陽會龜令圃芝蘭集一卷。小酒令一卷。同慶先生庭萱譜一卷。近又有酒史三卷。田汝成醉鄉律令一卷。

陸羽茶經三卷。茶記三卷。皎然茶訣三卷。陸魯望茶品一篇。溫庭筠採茶錄三卷。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。蜀毛錫茶譜一卷。丁謂北苑茶錄三卷。又北苑拾遺一卷。蔡宗顏茶山接對一卷。又茶譜遺事一卷。北苑煎茶法一卷。曾伉茶苑總錄十四卷。茶法易覽十卷。蔡襄有進茶錄。黃儒有品茶要錄。熊蕃有宣化北苑貢茶錄。熊客有北苑別錄。田秋衡有煮茶小品。